欽定四庫全書

緣督集卷十一

啓

轉官謝丞相啓

宋曾丰撰

招致煩言改除散吏歸家引咎猶虞司敗之深文積日計勞豈謂考功之浪許秩增者一事反其常其得而不驚乎所慚者非據爾竊以右之宰邑職曰字民用度無濫門稅租有奚矩畀田授地僅什一之征供吏給徒能

幾何之費惟其厚于而薄取是以少毀而多譽屬者縣
家之難甚哉財計之重月輸郡帑寧容差緩于崇朝季
撥漕儲不許少遲其浹浣均泛用於有常之外取羨數
於已足之餘幸而辦頻年新賦之粗登甚者責累政宿
逋之併償上馭下不寧於東濕孰敢它辭卑扣尊何啻
於探湯安能自恕媮塞目前之責寢招李下之嫌輕信
浮言勇行成按諸公非善回天者一敗豈免掃地即莫
之尚逃何以平進茲蓋伏遇某官學融上達識會大通
一於好惡之偏詞參以是非之至理偶然註誤獨不與
故犯殊或者詆訶得無從私意出一怛動衷之莫禦百
端致曲而不辭先裁以中始白于上暴勝立威之酷直
期鑠金蕭何用之法寬典賜全璧了知漢網之闊出一
伊衡之平成始成終吾君吾相其敢不清淨恭贊明良
三沐三薰華封人孰盡祝堯之意一飲一啄王仲淹何
敢忘孔之恩不至喪元未諭報本

赴廣倅上淄直閣啓

散識歸休誤恩起廢一行作吏半剌雖未為卑十國為連元戎顧猶在上上下所存名分然也起居之缺禮文可乎將以斐然致其敬止恭惟某官為質也敏得天之全切磋琢磨不煩師友之力視聽言動能著聖賢之功學問成而器識隨之聲名出則人望歸矣得官未稱其有德為政不專以才推此一心所事循吏傳之事形諸千里其民華胥國之民舉嚴陵之政聲合婺女之鄉譽朝發衆口夕聞九天詔除漢郎自有典故擬議廣帥它無老成十四州安得以自伸二千石又從而相屈堅持一靜坐鎮百浮但凝清香而飲醇酎不治而治餘尚何求如初悔之似晚耕焉之謀以仕焉而廢差毫繆千萬者之力比按者則輕進寸退尺又抗塵容而出下策三城水陸征租之入八邑軍民口體之須孰非長者所能為何庸關決未必丞哉其不負有幸依栖倚高門如至何奉急詔恐遄歸爾猶及署姓名於紙尾何當效筆硯於

公餘狄青還奏粤功南海一澄而終晏宋璟入為唐相
巨川初濟而已恬併作頌聲永為口實

謝五府堂除廣東運幹啓

改秩銓曹初心未遂充員漕幕一飽有涯況適及期而
便即録較其名此視彼則不及捘以實得償失而有餘
欣然下拜受之可以藉手歸矣夫惟吏部之立法其責
選人也過詳舉主之員猶未全固許赴調京官之闕不
容入徒生羨心彼蓋有司吾具何怍身為天子之宰相
職事非與它同手握人物之權衡恩施可自已出營營
失意者往往歸身焉卑者求高外焉句内朝論儻無不
乆人才安得有淹或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各自有見則
甲可乙否彼非此是居多不同雖知其資所當然猶牽
於勢而姑已矧茲蹤等而有請疑若涉嫌而難從偶諸
公獨不二三其言在今日豈非萬一之遇恭惟某官從
初力學慕古大臣誠以反身與物未接而已信推而秉
政同官不調而自諧每發抑揚官吏之機皆符中外楷

紳之論須賢之效乃至此狐寒所蒙何幸耶有如踈庸
未遽斥絶翻以筆研之末技信其胃中輒收馬牛之踐
蹤置之門下豈謂表裏所該無殊道不容清明之世有
遺才爐冶一施饑寒俱免非以法予以人予似出大造
無私之私未為官謀而為禄謀實為小吏不幸之幸感
深語淺恩重身輕不至糜捐未論報塞

通廣東漕使黃監簿啓

久勞鎮抎遄擢轉輸便道之官咫尺入潮陽之路涓辰
視事須臾田嶺表之春山嶽動搖軍民鼓舞恭惟某官
學得師友志為聖賢蚤擅科名氣習猶如攻苦之舊函
登朝列聲容不改抗塵之初方快詹揚遽聞恬退謂得
州亦可行志雖去國何嘗介懷由來清漳凡幾太守獨
爾寇恂之借留一年餘信乎召伯之思自今日始榮陛
一節馳按百城茲乘軺傳而來延過候藩之舊江山草
木迎送改觀父老兒童見聞失喜來慰已恨其暮詔歸
復疑其遄顧偏方之計孰愈于上京而重內之人奚容

于久外某官不辭卑遊難避遠一充槖橐兩易歲華豈
圖考滿之將書而獲大賢之是託雖百勤不補其一拙
然終事敢渝其初心轉漕閩中鮑生安有為蕭相國之
助羅致幕下烏公幸無厭石處士之留

迎廣運使坦大夫啓

讞獄奏功疏恩勞漕方驚西部辱我東風忽降新綸還
公鬻治車旆始行而遽返士民才送而又迎其為懽忻
甚至鼓舞竊以粤嶠雖分於兩道計臺皆主以獨員編
戶農桑地僅一十四州之廣歲課出納錢至五十萬緡
而贏惟其斂少而散多是以易虛而難實由鈔法既更之
後失鹺司所助之常慶典之恩既覃丁租之數又減歲
事中熟有無猶可以通融民間水饑上下必至於窘束
與其臨事巧營而旋救寧若先期嗇用而謹防聖賢不
易之言今古難行之事非有學力孰塞弊源恭惟某官
員袍渾涵薰陶成熟守潯陽之土不以五馬為榮而以
千里為憂觀領表之風不以四牡為勞而以列城為念

無事不以聞于上有功未始動其中廟堂相知恩數自異既徙官而增秩又移節而將輸豈其負才而難遺亦以知道而可用大學之義足用不廢於生財君子之心受人莫先於節用粤自洙泗已有此學公從伊洛而得其傳號為老成非徒知取而知予深識大體不至傷惠而傷廉使夫小試其胷中可以大蘇於廣右會上引嫌之疏遂膺就便之除人情以前而信今天意移彼而惠此某一從度嶺便欲掃門受知未得所依聞命不勝其喜可傾方寸不出泱旬大夫未出疆望使華之不遠下士已執贄迎騎氣而敢遲

通坦提刑啓

氣應三陽清流道長身將一節荒服春回馳為巔嶠之和歙作門閭之喜恭惟某官業履大聲容煦之温自載風萬口合詞千秋為祝家人燕集忻懽滿引於椒花君子泰通超拔上連於茅茹其可為慶所未易言

代坦運使到任謝兩丞相啓

誤命將輸亟上引嫌之請公朝從欲尋疏易地之榮未遠舊封已祇踐事雖便而濫式欣且暫伏念某生賦下材少從末學師友之功尚淺幸獲入官州縣之職備嘗僅能逃責晉叨讞獄政負空餐姑匄奉祠敢圖移節況非輓夥繁之任非伎能緜薄所堪醝法中更二廣之儲今已貧於曩農田小熟常租之入東猶愈於西茲蒙以易而易難遂得避勞而就佚老矣何幸恩焉有歸伏遇某官學到太初道包群有調元而一元正五風十雨皆得其時宰物而萬物平大鵬尺鷃各安於分遥憐嶺表遴選計臣一聞孤跡之未安兩與更除而弗厭衣朱公之繡官居難近於私居囬墨子之車故部由諳於新部暑月獲將迎之順暮年免奔走之勞一舉而数利集焉大造於遠人厚矣某敢不勉効尺寸規酧萬分轉漕關中尚當傚鄧候給軍糧之策通量歲杪要少副冢宰制國用之心

代坦運使到任謝樞使啓

誤恩將漕抗疏引嫌便道改除田車視事榮有餘而似濫喜不足以益慙伏念某學及末成貧不免出一入州縣簿領啓來而相尋回視燈窓詩書幾於高閣更時閱歲覺壯成衰晉領平反僅逃曠斥敢圖移節而督飛芻南方鹽法之更撰之計額而少損東部戶編之狹加以丁租之盛蠲問弊費則自如非長才而孰辨付之老拙豈謂往來熟而利害詳將以廉勤或恐取予公而出內各歸恩造化事出吹噓伏遇某官命世真儒清朝亞相樞極久歸於掌握璿璣獨幹於胷襟控制百代山嶽不動而事定品題多士權衡無心而物平致使寒蹤例塵公選西臺已拜松楸偶在而可疑故治未離繡斧雖更而何厭晚景免疲於轉徙災天省力於將迎新舊之交公私皆便所施厚甚何以稱之某敢不周視歛豐謹權出入雖無求於贏羨要靡缺其經常甲兵不問於廟堂已登平治軍餉猶飛於函洛豈憚驅馳惟誓糜捐庶幾

報塞

代坦運使到任謝楊檢詳啓

將西廣之輸援私嫌而有請易東隅之命秉便道而不
勞雖化鈞甄録之公亦樞掾奬提之賜得之逾分處若
為顏伏念某詹跡儒科授名官牒資格未離於州縣由
録得緋聰明已耗於簿書覺斑成白讞獄方慙於臨遠
句祠豈意於遷除繫外計之非輕況僑居之不便懷疑
無措忽拜新綸擬足未前復為故部其為便順之甚所
愧僥踰之多雖降自天寧無為地伏遇某官受質已粹
加功更深論著六經洗空百氏傳注之學策陳千慮壓
倒三篇天人之言文行之高公卿所重兩膺嚴召俱拜
偉除持節觀風山嶽動搖而氣懾握蘭奏事星辰辟易
而芒寒贊襄宥密之功假借齒牙之論故令遲頓亦竊
光華某敢不疾鞭其罷圖稱所憾終恐仅能之短全資
契誼之高王勃在前已幸平反之無失范蠡主内仍欣
飛輓之有依

代坦運使通新除提鹽譚太博啓

專城奏効一節陞華極目南中雖故在部封之内秉軺
東下乃新遷臺沼之初公朝尤遴于選人全廣遂為之
增重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奇人刻苦燈窓專而且
久討論經史博矣又精發為文章妙到古始遠而昌黎
近而坡老筆端可與之後先大則文獻小則襄公忠槩
當處以季孟四公遺跡五嶺殊尤既具全能自應大用
一收朝蹟多望國子先生之選四播召音尚甘綉衣使
者之拜豈醯事既更於近制而利權難假於常人輟此
老儒鎮時浮議少需事定即詔公歸某嘗幸親賢喜將
同事飛芻煮海均為出内之攸司移粟乞醯尚賴有無
之相濟

通都提舉譚太博啓

召節及門趣裝上道詔留嶺表雖阻蓬島之清遊寵拜
於皇華亦為桑梓之盛事方當變法之後又適遷臺之
初使者得人士夫增氣郵音所至喜色仅同切以煑海

為盜生民通用浸浸豪強之用事紛紛鼓扇而為姦齊集其私主持以吏秦防其盜運載以兵漢室懲弊而張官貶人建言而置使攷唐遺術比古益精榷端雖發於琦課最遞成於畧大農會計增入十倍之錢末歲通量實大半之賦雖若有益於國多矣謂之不奪於民有得乎初焉出於困陋而為之久則視以為常而加甚官販官鬻侵漁市價而獨擅利源計租計丁抑配農家而重為蠹本物窮必反道變斯通推行固要人之有才職守尤嬝名之不正顧今天下皆隸常平唯是嶠南近絕更始去其無者所以專其任表以郡者所以大厥稱移司荅梧用捏全廣事勢須首尾之應屬官為東西之分物論間疑其非難搖國是詔書大勇於發正藉人収付以四十二州之重權出於二三公之精鑒恭惟某官資拔某物表學窮氣初渾渾先秦之文章凜凜後漢之氣節澹菴渡海獨與從遊連帥還朝首先薦召有以結兩公之好知其為特立之人苦遭當道之豹甘作退飛之鷁普

寧之治聲方著侍從之鹺論又陳非賴粤人孰諳粤人之肥瘠不資朝士莫酌朝論而從違兩端皆全五嶺希有獨惟門下卓在遠中方報賜環踵聞持節嚴夫子懷土光生友婿之門朱買臣歸鄉喜動故人之色人皆羨只公獨晏如雖姑假途寧微旬浹之欵曲肯畧温席試發生平之討論近功有以摧之遠業於是卜矣某濫睽末至之容欣拜先驅之塵嘗識江南之風流要從名下而即可蜚蓬蹤跡猶幸遇國子韓先生於八千里之餘汗簡馨名何當繼曲江張相國於五百年之後僉所期望亟其勉旃

賀坦提刑轉官啓

黼坐攷功繡衣增秩元康大夫之爵聊復償勞直指使者之風愈為增重蒸出兩眉之喜散為一路之春恭惟某官平出所行一出於學直從起居飲食而始次第用功推至進退升沉之間率常任理幾書奏最一節詳刑平反未嘗以為功全活無意於望報計日計月之事非

公本心懋賞懋官之恩有國常制姑事循進尚淹老成或謂年老之遷殆為驛召之漸一朝而上百志以酬某淺學辱知之深愁顒聞報而喜身登八史一官何足以為榮賞及近功遠業可知其得睠足深賀者姑少遲之

賀廣東提刑坦大夫特轉一官再任啓

雅意解歸特恩因任文階再轉僅酬四牡循行之妙使指重宣大慰百城挽留之望歎公已久於在外幸我猶得以相依恭惟某官氣宇渾涵官逢緜歷嶺表半行吟之跡潯陽餘坐嘯之聲蠻俗告勞聊復詘焉長卿之往越人蒙德自當趨嚴天子之還姑以內外更迭之制酌其中合於日月論思之地擇所處一路皇皇恐失所賴九重往往重違其情寧此一賢以寬南顧竚恢殊效而速北歸但一二可書則尒庶況尋常何立而非偉凡是遠業所存者直於今恩而卜之某蒙韓見知借漢為頌衣繡使者出驅馳於琅琊泰山之間觀風大夫行超拔於光祿大中之上繼今以往可賀猶多

代賀提刑坦大夫轉官再任啓

疏采進秩一時再拜於殊恩秉傳觀風新節復循於故
部慰一路願留之功表九重見信之深傳者翕然為之
甚喜恭惟某官資充以學實侈于名榮路當翔於太清
宜遊肯屑於二廣專城課効政聲已甲於西州攬轡詳
刑風采又傾於東土寃獄屢雪寒鄉皆春但積勞而著
功合由外以除內懲數更之弊漢宣爰賜以寢書責久
任之勲郭伋尚稽於召命朝論自定公歸少遲某方藉
餘輝兩逢盛事聞音至止如已得之久次而轉為太夫
固未足為揚子雲之賀使記而還報天子當有以酌焉
捐如之勞頌詠之私敷宣罔記

通廣東漕使馬少卿啓

一官左計改秩未諧再調南來趨風有便正萍蓬苦自
飄泊與綉斧適相後先得所依捿謂之幸會恭惟某官
飽韜有本之學熟揉万羣之資娛嬉成文章俯取上
第漫浪出仕官海試中都隨職高甲結知君相郎星拱北

致主之願未畢酬卿月照南觀風之行不憚苦藏哲於晦以嚴行寬或謂恩比湖而加深恩斯宜坐輿嶽而俱穩嶺表將漕會猶未得其人荆南平反公有已試之效疏耳熟風聲之久取道不遠成功可期湘人送而廣人迎恩下詔易節按城豈二路上游控山川之交而一心兩徒爭境上軺車遣而鐸車召恐在道中再歸君始畢遠業頌言未盡國史不遺某百拙招窮半生坐懶情性躭筆硯是物莫移詩文汗馬牛於饑河補一行作吏而幾困再轉為丞者三年雖多薦書偶一戾格復墮選調来為下賓蕭何漕関中或略藉鮑生之計裴朏在幕下終須期劉晏之知雖無他長敢不自效

回廣東李帳幹啓

曳裾邂逅已嘗頃意於一見之間轉首差池豈料同官於十年之後並時来上託契則終書尺過於殷勤禮數似乎顛倒恭惟某官好學成癖與書忘形燈火新功半出科第之後旂常遠業初試州縣之間不軽一尉而安

之可見乎時所養者未露厥穎已雷其聲方梅福解南昌之官浩然期於有立維漢朝霞東觀之遊疑以直而不容復此斜飛而南何時移穩步而上知音不少待價未遲其有志無資始勤中勸謂道可自文章而入試浪用工然學不為性理之歸終難傳送方悔少作而收初心伎忽癢而復為善至狂而竟禁閑鍵徧求於前輩源流肯狥于專門青出於藍誤以師道為坡公之派白守其黑幸幾商容發妙子之機大道得新聞公家直餘事

代運使賀坦憲陳廣西漕啓

肅奉綸音晉將漕計觀風察吏易地似勞上塚過家取逵良便所得適如其所願相知皆快于相傳恭惟某官學得其宗氣充所養潯陽鎮撫課效有餘而未嘗事名嶺表平反活人無數而不以為德驅馳四壯首尾三年顧折楊之久空思松檟而歌掃顥以西部殊愜中心榮擢里閭衣繡何如于衣錦飛輶勞粟養兵不外于養民要使二者之適其中或于初焉而卜所處討論有素施

設可知関中給軍粮雖似屈酇侯之重冢宰制國用要何害周公之清所行固有後先其業均為遠大某結交雖晚荷愛惟深属聞報之已遲恐餞行之莫逮錢流地上竚策木牛流馬之勲粟移河東喜借玉山淵珠之潤

代廣東帥通廣西漕到任啓

九重遣使出觀五筦之風三命申恩仰見一人之睠軺音俶至臺事嶺鼎新幸聯嶺表之遊敢贊門闌之喜恭惟某官才將以德學世其家經術精深繼泰山先生已絶之統文章俊逸下紹興尚書未到之工聲華久播於搢紳步武合登於閶闔直指固由于親擢南遊亦近于斜飛自東至西雖餘千里道途之邈以閩視粤豈有百城風物之煩是謂自卑而陞高母云以遠而易近况綿歷之已熟何將輸之足勞區區粟輓而芻飛往往絃鳴而鴈落行上木牛之效南海澄清竚歸金馬之居北辰密邇它時竹帛所載竊意權輿于今某專閫無功餘光是賴錢流地上富民遄聽于封侯粟移河東隣國庶免于為

代使長馬少卿回廣西林轉運判官啓

當路知音列上牧民之最公朝懋賞晉膺遣使之華抵拜新榮回瞻故治所職草木亦先光輝恭惟某官踐揚有聲操履無玷施設發於持滿聲華日以增高佩綰左符留餘恩於已去之後轉輸上策卜成效于未試之初視事幾何聞風悚甚更能持以不倦必當卓然可觀雖近功非遠業所闕然外計乃觀除之漸竚膺急詔入踐華途某嘗幸同寮後欣聯部錢流地上雅知游刃之餘粟移河東客藉富隣之潤

通廣東提刑吳大卿啓

一賢入耳再紀闕心墨綬茲来何幸除乘軺之始繡衣它出未遑躬賀於前喜初至於失眠懼復為之歎汗兩紛交奪朋素小遲恭惟某官秉彝不羣絜矩有道悠然倚味得於經史子集之中爛其雄文發於碑銘記序之内揆以古而合施於時也宜朝廷羽儀王度藩翰小

却猶合內相之任方諧物期上卿不為左遷之官未與
人稱拘方難入材大莫容與其枉尺而直尋寧若屈身
而伸道彼退此進燈火十年之功小窮大通簡編千載
之業論久復定恩優如初鵬怒如飛視草盖分內之事
鴻漸于陸觀風且嶠南之遊綿且二十一州縱橫三千
餘里華轄所產奇觀之多山嵓養於虛豁如顏子石筍
立於獨挺若伯夷至止發揮歸歟收拾凡是馬遷所感
慨一於史記而吐傾比初述而登高為後傳也必遠其
不足受道未忘學文攻若無功逐貧不去三百人進士
之末二十載選人之中置散日多淫思風月養慵年久
疾視米鹽恩與陞朝法應宰縣雖曰貴於撫摩耳其如
責以辦治何何況直鈎非宜於釣所至竭澤孰可以與
涸視江而尤難廣校湖而差易容堪措手猥用投身獄
訟希踈曾未折楊之卧臺評密通豈無牒牘之移亮其
無它恕所不及俾安南國之跡當盡子民之心退食之
餘讀書而已松林無事何當得雄着傑作而編之桂筦

有詩猶可續名山大川所藏者儻容附見庶獲流聞

代人賀洪閣學除内翰啓

解直延閣升華玉堂雖文聲素高當居詔誥之任然恩數特異寔擅搢紳之榮郵報四傳輿情胥愜竊以禁林清選天子私人責時華國之文固須大手引誼格君之職更要真儒況待燕間每承顧問陰贊萬機之決誠為二府之儲何嫌上台方資燮理始稱内相已藉經綸惟才學器識之兼全庶文章事業之俱到恭惟某官妙得父兄之授志惟聖賢之歸加以熏酣至於成熟鄴侯三萬卷涌在筆端吏部二百年推為盟主曩居青瑣獨對紫薇代王一言之間增國九鼎之重比還朝列平擢史官雖云汗簡之傳繫人榮辱孰若黃麻之草關國重輕付之老成僉所厭服某慕用久矣傳聞忻然惟前此之名公多繇茲而大拜院中驚見猶未為令狐綯之光門下平章始可為李德裕之賀

賀留樞密啓

解慎坤維留登樞覽恩等執政非從擅工澤三世之榮
身居當途又可為下光千載之業士類驚聞而增氣國
人喜至而破顏惟軍旅尚深沉之機故廟堂建宥容之
職尊卑分為四級厥品有差長貳俱握五符其權無二
況百二山河之半吳盖六十甲子之一周天運既窮則
必通國數久奇而將偶版圖故土非為問罪之舉莫能
自歸帷幄謀臣不能循常之時容可苟處加之同事僅
乃二人房雖方欵與杜而共圖召未必肯為周而久駐
一旦忽專其任百端皆仰其成內而進謀決可否於陳
平之口外而督戰寄勝負於裴度之身其為責不已重
乎在當今誰能勝者恭惟其官才高不露罷大莫涯摩
撫蕃宣已閫鎮浮之有餘量論思獻納更卜經遠之無
遺謀顧上難搖之聲已能復廣於江西蜀中既驗之策
豈不可移於天下輿情所期者如此聖意其出於是耶
報至國門詔司兵柄自從即平陛二府尋常典文之皆
然詭賜環徑入副樞二十年間之未有其為際會可謂

闊希然睠厚則責望不輕而感深則答酬未易陸贄無籌之不效始可報君武侯有志而未伸甫能逃議彼王導謝安之懶計殆方叔召席之罪人要恢君父之廟謨共雪祖宗之宿憤兵猶可練將實難求紹興兜鍪之舊人幸而未死則亦老矣乾道毬馬之新進非有所援其多訾歟裔緒顯微歷資深淺是皆不足多較莫若一無所拘得其材能雖拔於小校下走可也負大智畧毋苛以曲廉細謹責之未聞已虛其心而衆不孚安有人百其勇而事難集任百搖勿移一定之力縱小阻無害大疑之勳此理灼然我公信否某誤蒙知此喜得除音賀客莫非諛意者初喜而終厭門生何容隱宜乎人頌而我規中心已見於前言末論敢申其餘意人惟鄧禹是附非舉才孰從而慰存上以留侯相期須決勝斯可以稱塞拳拳之喋喋喋奚殫

代潘帥賀周丞相啓

拜恩天陛陛位鼎司獨冠樞躔久篤宸衷之睠分持魁

柄始諧天下之心聞風爭傳舉國相慶洪惟今上夐出
出古初聰明有得於生知邪正不容以形遁百僚庶尹
擇人每猶難之三公九卿注意從可知矣自繼明已餘
丙紀允論相何翅十公其間得賢固不云乏所許立事
魯未之償故自比年尤加選選非雅負過人之器豈輕
容秉國之鈞恭惟某官忠勞兩朝夷險一節初排擯倖
嬰鱗敢前再入班行張膽如故茲皆由學問而發所以
致聲華之歸荷寀玉堂愈重廷紳之望容機宥命端為
宰席之儲幾聞闕傳今果真拜雖臯視禹而有閒然房
非社則莫籌衆正之路既開太平之基斯立某受知已
厚借荄復多久苦肺經之重昏忽聞郵報而差醒望平
津之東閣猶阻造前解漢守之左符敢煩致曲賀仍有
請僭實莫聞

賀周丞相啓

榮奉制麻題登揆席幹旋樞極遐衡寢折於容勿之中
掌握宰衡公道頡伸於平章之始恩拜一日慶闋百年

竊以廊廟有所設施搢紳謂之造化億兆衆安危所係
二三公可否之間設若胸中猶未似天地之大措之天
下孰非干陰陽之和適是方令之難殊非曩者之比由
来夷夏迭相盛衰粤在靖康百二山河之半失再逢丁
未六十甲子之一周雖至數未易以奇耦推然常理容
可以乘除卜物窮當變天定必回況漢德無不思之民
而敵人有可襲之釁左賢王右賢王爭立之怨當自相
攻前將軍後將軍並發之機豈宜少緩緬維上意雅在
中原事雖分委於羣才功實責成於兩相内而修政列辟
惟武侯率以忠勤外而董帥三軍視裴度為之勇怯敢
負重任非循常人恭惟某官得委和所鍾為致遠之器
連取科級率以上文章通學而獨優兩入班行皆因排
近戚倖臣而輒出方當甘於投散地以料可以為貴人
改元導熙復位侍從滿意田千秋之對可立封侯安知張
九齡之還尚煩視草更歷二府遲迴七年幾塵爰立
之傳今果具瞻之慰自一命累陞於一品悉膺内除由

三館直至於三公皆擅清選瞻如此厚公若為酬江左
以来不翅二百年之久河南之外未敢一堁土以歸誰
非駕說於天時魯莫歸尤於人事六朝已失今日何懲
為國計莫出於用人得士心無先於虛已專授親舊固
無以擴大公至正之門必遠嫌疑恐未免為曲廉小謹
之道謝安石之舉姪為上將源乾曜之黜男為外官顧
何拘之有哉惟其是而已矣凡百事機之予奪一視理
道而從違我二輔臣無苟容心於上彼百執事敢不努
力而前一意主張而勿搖十年恢復而可必報君無未
了之事歸老有可言於人某聞報壇歡撫懷過慮調閇
不能無忌於水火之攸激和奚安得有嫌於鹽梅之相
資儻俱不言空為趙憬賈忱之更遜寧小有異奚害姚
崇宋璟之同歸推此一心形於四海迄致泰平之極治
始為燮理之全功至若疎庸甘於潦倒薦人至二千右
想不欲犯移權之名除吏幾八百負卒未敢為挾故之
請夫前所告蓋出於忠

代人賀韓戶部除兵部兼知臨安府啓

版曹奏效輔座疏恩改服夏官似用平遷之典就開京府實膺隆寄之榮孚號一頒頒師言眉悅伏惟某官貴家今胄明世偉人藍綬効官蚤值功名之會黑頭遇主遄登侍從之班試以浩繁投之倉卒刀有餘刃目無全牛人疑未究其長才上謂猶堪於巨用帥聞首推於大尹難得其人國威全寄於重兵孰尸其籍一身二任前輩罕能唐朝中葉以還吳湊一人而已執事令分其美闔朝皆歎其公趙廣漢得民心行為京兆之治最揚宏禮知軍務上継越公之家聲某慕名積有年聞報不勝喜長安見且亟上九天之梯尚書植楫端為兩地之兆將來所賀復大於今

欽定四庫全書

緣督集卷十二

宋 曾丰 撰

啓

謝二府堂除義寧知縣啓

右某注擬沙縣復蒙勅差知静江府義寧縣者妄就壯邑誠為掘謀瀝墨控情殊負瀆尊之罪疏恩易地特回造物之私較其事則以簡而易繫論其期則促遠而成近便當赴上歸即治行事已隔而復諧恩莫深而加感

竊以方今薄宦惟縣為難肆是邇年其難益甚凡在就銓之日必為擇地而謀獨坐踈庸初傷過聽誤膺繁劇預恐難支況處至貧之中復需最遠之次公私兩失其便反覆屢為之驚自微點鐵之方鑄此大錯安得障川之手回其狂瀾四顧無門二天可託茲蓋伏遇某官以道宰物為官擇人用隨其才非所習則勿强士有所請可以行者皆從揆度駑駘之資耽迷筆研之事俾之撫摩凋瘵猶懼不勝責以辨治賦租豈容無曠與其於既敗之後而猥爾加罪孰若及未往之前而聽其改圖奪七閩難治之邦與五嶺易為之邑强名百里僅滿千家槐根出而馬骨高雅宜藏繆紙尾摘而鴈行退容可讀書意其與道院等歟目之曰吏隱可也持心不懈滿考可書俸雖薄而無餘免雷飢腹景況多而可詠會癭詩囊舉家十数口之安一出二三公之賜某誓無背本志敢替初言食南甿固當體武王不忘遠之意提撕下吏更幾推泰卦無遐遺之心

迎廣西經略趙侍郎啓

新皇嚴外遴於八命之頒舊德策衷捐以十連之寄詎速西上聲揺南中編甿葢舊有蘇期屬宰非幸事恭惟某官親見前輩密傳正宗起居飲食之間不外道德怒罵笑嬉所發猶為文章外彪一出於中弸幼學滿期於壯用晁董公孫之對尊主庇民燕許陸贄之詞代王華國道大莫容其獻替才高猶屈以蓄宣兩委殿邦皆書最考漢三公有闕當於循吏而選之周九牧非輕處以侍臣則過矣竊窺上意加念邊陲非資從橐之華孰借帥垣之重謂持一節嘗至半途垂矣建臺何八咢軍民不幸而未遇復玆開府豈七星風月有緣而莫遭好音一傳和風四扇雖遠涉不應為近貴之浼然薄劳何患無厚恩之酧前為桂管之長司近有唐人之成例李伯葯請郡暫輟侍郎之除張九齡還朝遄膺相國之拜一心精白千載汗青某行事昆趍願言管見嶺表非內州之比府中無外之宿　類是全蠲新賦居常半閣厚德

見於前政寧必急趋符移畀於遽兵勿奪走介期程一
定職掌相安束帶而見督郵免折陶淵明之氣彈琴而
治單父容殫宓子賤之心
通靜江府二倅車啓
天憫其窮循改陞朝之秩命安於薄平收宰縣之童其
受門下察焉益與府中等爾行將請事合預修恭恭惟
某官抱負通才躋登府仕青衫莅事已覃經國之思朱
紱貴身未薄抗塵之況疾飛垂上小却復斜撫軍若民
始稱半刺賞風與月直謂平分六朝不止於闕聞四季
猶兼於行縣吏有臧否擢可黜陞上難付以不輕至名
通守公亦處之無擾要活齊民郎無急符縣可寬責初
政渴賢之日諸公貢仕之時寧久外翔但為南利某逐
貪無策忘祿未能初叨通籍之升拘於近制例畀南邦
庸邑小民貧不容取効於拊摩之外心勞政掘未免歸
身於覆護之中茍我至終從今為始

代憲使梁大卿賀趙丞相自瀘州移荊南啓

去國渡瀘茂著偃藩之績回車出峽光膺旄地之恩轉
移漸近於中天踈遠例資其餘照道亨可卜物論脊諮
恭惟某官崛起西方巍掇上第腴仕之途寢歷膴儒之
習愈堅初際風雲龍虎相應入調鼎鼐水火不爭宰衡
無心而物平山嶽不動而自定廟謨偶有所向朝臣不
得與知獨與蕭何密作闔中之計姑煩葛亮遠為渭上
之行胷次有成謀江南有他慮何詔出蜀復留帥荊控
持中原為我四通八達之地考按前古豈他三國六朝
所爭高臥上游大寬西顧蔡功有敘裴度可歸某稔為
門下之遊客負囊中之出壯四壯未榮於九棘然一天
猶藉於五雲感恫居深頌言敢綴以輔弼臨冀軫之分
跡猶遠於北辰自氓峨湖江漢之流神已歸於東海滿
再相永託狐蹤

代憲使梁大卿答江州婁守啓

顯膺隆睠陛偃大藩方報下車和氣湧九江而幾滿未

遑上紀好音隔千里而遽來何謙似之所慰多矣恭惟某官磨磋已熟趣向更高談論纚纚可聽學問往往有本纔為時出輙以聲聞樞庭策編摩之勲文章華國輔郡借拊字之手政教宜民豈私舉我所知不敢揜人之實肆聞入對式簡上知猶煩把摩庸非責已試之效復拜召節定自有非常之除百勞併疇遠業可卜某故嘗結契今復同官不惟私幸之多亦獲公家之助軍民爵躍喜承豈弟之臨獄訟冰消庶免平反之累

通廣西運使朱太中啓

資身無策隨牒有年墨綬字民應新制於改官之後綉衣觀俗逢故人於受察之初曾未面承已先心愜恭惟某官性情歸厚天地委和極深研幾學有根秖經事綜物才無鋒芒自布衣韋帶之微至紫綬金章之寵小試靡不效大用從可知入格君心始酧邁往之志出將使指似落斜飛之途上軫北辰遠懷南極鹺法變更之始軍儲匱乏之前它豈無能類非已試朱轓二千石坐精

錢粮之籌白粲十萬艘飛餉江淮之戍人孚則九上決於茲姑輟儒魁枉視木牛之運略収課遄歸歸金馬之班冨貴逃遁以無門功名迫逐而不赦所遇有立其傳不磨某病乘其衰貧重以累以筆硯尺寸之伎為饘粥斗升之資會逢詔恩叨改通籍稽之令甲紫衣無免邑之文揆以已私華髮豈剸繁之具難辭百里未免一行所在孰非顰眉江淛為甚其中猶可措手湖廣庶幾財賦責輕租稅入薄又從而擇其易者或可以用所短焉卓茂心勞天知足矣陽城政拙人笑任之顧不與流俗同幸猶有諸公在

通廣西李經略啓

干祿公朝負丞支郡一行作吏何卑敢辭十國為連有大可事記省接詞之舊驚嗟承命之新不期然而然可謂幸之幸所宜稱謝其得忘言恭惟某官得天純全為學成熟羲農二氏以上間暇討論卿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發亞聖大才之實為先秦古書之文姑用戔餘輙

登魁最作難弟之氣無聽臚傳而無名廣嚴君之聲未躋法從則未學愜匪朝朗選伊夕卿聯去彼輕非重一麾在我大可細萬物清高遁事其如莫見赦何富貴逼人正恐不容辭爾更貴有力而藏難名某亶餘寡聞良久晳慮謀身踈甚差毫謬千知已缺然進寸退尺二年置散一意養恬塵外山水之音擬之倫脊世間名利之味待以圂腴怵於輞飢屑此斗食其為道左遂矣況於落嶺海外乎要服臨邊治中無況之非冷介藩在上麾下有光之可俯自幸膺行之中相容虎榜之末夙契難言於厚薄今階有間於崇卑閱無恙書冒講謹初之禮請不屑教庸資善後之圖萬一逃尤始終歸德

代人賀葛樞密使啓

明命誕揚偉人超用顧登宥密人無不愜之心潛事經綸時有可乘之日太平指日薄海破顏恭惟某官間氣挺生傑資頴出充以學問玉磋石磨歸於聖賢霜凝水落凡技主擇民之要者自治心修性而出焉追先秦之

文章一家所集幾数千卷取大漢之科第五世之間至十三人公在其中人推曰最方當筮仕之可紀已料入朝之有餘金櫃紬書訂入索九丘於積訛之後玉堂草制還三盤五誥於流靡之餘彈糾推姦論思沃帝各得其體一歸於中厠東宮之僚既能講貫握西府之柄必善圖回輿論臆知其然壽皇意出於是惟其恬養不急於進是以榮拜猶是乎遲朝望久而孚靡不期於後效人情貴則懶當無負其初心非獨恢兩朝天子之圖庶幾卒先德侍郎之業某因逢奮迅自嘆沉迷薄宦遠遊嘗為下椽難兄外補實作使君既效駑駘於憑軾之前又輸於犬馬易簀之後追念斷行之鴈當容投木之猿恩不吝於推生報豈辭於效死久圖有請正坐無因適摛替喜之詞敢吐願言之悃雲從龍於未飛之際已望沃焦川得舟於欲濟之初何當拯溺肯一援手甘託終身

答東莞王知縣通赴

分千里之教遺愛至今而猶存拊一同之民先聲到處而已滿凡託庇誰曰非幸況同僚不言可知恭惟某官學古飽聞為時強出非侯伯之客資望愈養而愈高為子男之邦才猷隨試而隨效謂履歷已如近制則飛翔必在華途久嬉文字之中豈他可冺再屑薄書之下非理所宜故隨寓而皆安信宅心之甚大素自鐫磨所得者行於將字而卜之不日政成猶容目擊會音見意已蒙忘懷於傾盖之先握手論交奚待責信於結盟之後

答交代葉縣巫啓

七閩多士非傑然豈動仰高之心二水一官得賢者足為善後之計或者天所借幸為之喜而忘窮恭惟某官氣擘太清學窮上古發諸詞翰渾文天理自然之文華以科名視若平生固有之物言行莫非中節榮枯未始改觀雖久取青猶常攻苦養不熱則不已氣愈磨而愈平尉職固卑凡所行者皆長貳所不及中年未達處之恬然如少壯之不忙豈官無大小惟其人而仕有遲速非所

翻得艱險之助愈恢清修之操雖今驅馳復爾及州縣非晚騰達矯焉風雲萬一其志猶未畢疇尋常所為自可不朽某有可以飽不輕其身為米折腰所得未酬其所喪歎糠米眼欲歸尤急於欲來毋多逗遛庶蚤傾倒

通浦城縣丞啓

充員宣化久濟難期聯事得人協恭可必吾行有藉於此今日孰為之先尺書寫心千里對面恭惟某官質不肖俗學無叛經謹一毫於起居之間吾儒氣象輕萬鍾於觴詠之次前輩風流介將以通應出於定中除牽於資歷固矣外補置之冗散可乎丞雖員余聊復爾爾世豈舍我姑少遲之諸公爭欲出其門列剡疾以聞于上明主久渴而乍沃美官多欠而併酌一日致身而有餘須終慝意百年報國而未了當預為謀建所可書傳之不朽某分安於薄官守其常十考無功未能勇退一同已試可嘆徒勞茲為補縣之行又是鑄錯之舉凡所未逮於焉有資嫁徵官共縛之愁置尊酒同斟之笑余有公

事子姑去敢不體藍田之真我醉欲眠卿且歸幸無疑

彭澤之矯

通文代璵州梁倅許啓

不擬佐州敢言擇地新遊疆境蕭條少海之陽舊政簪纓烜赫太師之後舉家法移之官政留已功遺於他人巨細蒙成始終知免恭惟某官氣無羣有才易至難加以學而成之熟之外無圭角置其器於遠大者莫日莫津涯惟盛德然與難凡以意其晉六卞相録續而進位公卿否則唐二張自劖量而分權將相姑從半剌左矣況落中州外乎驟用未必不投世以疑馴進豈失為養吾之望于以知是小回翔者乃所以為大舒迅歟董仲舒相膠西之行本非上意黄次翁丞河南之滿得不中除所立無一毫之無稱其傳不八葉則不止始開其末後榮於今某休休未能進無路豈容五十歲之後不為六百石而南禄厚難酧敢為不事事者民淳易治可以無為為之其如静之功乃是仁者事曽未得益公之道能

無虛瞢相之行化魚鱉之民為衣冠貳何益長行蠻貊之邦以忠信後可師前有以告新庶乎善後

田鄭昌化謝到任啓

優恩分竹藉甚先聲飭意開藩凜然初令人已孚於未至事可料其有終得人移風與郡增氣茲益恭惟某官以學自標與天相融從事六經會糟粕歸於純一假途三略視英華特以緒餘非勝已私未為我武觀光上對拳拳推此而言之服采外庸在在行其所養者何施非冬日之愛無往不春臺之登凡幾出而乘浮桴盍一歸以奠京枌若為千里又詘一行莫鎮南浮綴泰山而借重能循中坦澄少海而使恬民則華胥公其色究將星明一健辰極尊安某有幸資輝何辭贊喜出籌邊事專尚伐謀之兵歸策朝勳協成戰德之國

謝諸司辟晉康啓

僭爵左謀員丞南豐三司計利薦剡容名其間一陣之人辟書接踵而上聞者初疑過舉得之終出誤恩其如

衆口何秖自厚顏爾竊以粤壤去中都之遠朝紳視東廣也輕在祖宗時為州縣長非敗官起廢者折資受之必逐容待罪焉失意至此自遷選員多而闕少凡官遊退易而進難與其請中州須遲遠次孰若補外郡且就近期雖荒城猶復辟起而爭況節鎮又非常行者比地望近上廟堂重於予人事權猶中臺府難以為請拒人有可藉口屬吏寧敢垂延加之宵人迫此晚景一則資淺弋焉勢孤豈其挾骫骳之文譸張自售可以欺穹窿之聽僥倖相容盖斗大之地易於為而寸長之材可以用雖云人合亦曰天從不然一路依歸惟帥臣使臣而已何以同時趨事得年契日契於茲窮呼聲聞重諾響應茲蓋伏遇某官萬善已有千能時須致身非自榮要以先進而資後進報國無他道取諸人謀以為己謀惟其私而無私所以大而有大與二三公者於心不二三其心使尋常人歟所獲非獲常之獲恩重身輕固矣日暮途遠奈何某敢不圭蠲神明矢効精白入國問俗隨

時制宜民居地頑未容以不治治也事幸而簡猶足以
無為為之舉晉康州為周樂國俯則可酌其志仰焉不
負所知雖曰公舉奚以私謝為要之終惠猶有初望在
厪旦伊暮不公則卿大臣事君以人但以是心推誠焉
爾君子成人之美敢於此德忘誌也郎不至喪存未酬
生死

到任謝朝仕啓

三司合薦溢美上騰一札分符濫恩下逮人知降自天
爾誰與為之地乎有偕齒牙敢忘卵翼伏念某不勝少
也賤猶賴生而靈幸而可以讀書惜乎莫之聞道吾學
未足以恢吾志倫數末料斯心猶歉於臨斯民充員下
吏勾稽未孰仍歸溉既撫字無功況催科爲州縣官下之
志未有不牽於上之勢行聖賢事今之宜得無難徇於
古之時其間有甚惡之於修好之所幸舉者猶多於刺者
垣坡專剡容有私嫌墓閫同辭獨非公道錄其貳郎一
年之績付以長民千里之權闔朝以為疑然當宁何有

不可茲葢伏遇某官得天委順為行中清其張我朝之羽儀乃增五道之風采主持國是差毫謬千之不容嘆息才難拔十得五則勿責愽諸外議公則衷言執持此而亡疑詔除出焉則罔咈賴以叨冐熊車雙轓惡乎答酬駑馬十駕甲後庚先之敢忽辰出酉入以何辭境内農桑勸焉民間飽煖足矣他無易此終不替初彭城之猶浮豈無逃乎宋少府之議刺史之威未霽亦何當誨以丙大夫之書萬一苟全百千曲荷

到任謝五府啓

非才分刺未望專城臺閫容情恊以辟書而上廟堂過聽從而出命於中聞者同辭謂之異数斷斷非所宜得兢兢莫之敢安竊以牧守之職近於民朝廷所用慎其選首焉會府次則潛藩事體重於長一動則萬目所窺及矣人才輕則玩百補而千穴之敗出焉勿徒悔終寧過謹始寸量株校有一毫之失而難容曲問旁詢非衆譽所歸則不予顧有如僕魯何若人無力而讀書狐不

幸而決科早惟其學焉之志以仕焉而奪是以舉者之功為刺者所妨遭縣大裁不容於使者問州星變無罪而黜之何期公道復明未以微懲遽棄二任皆從通理而滿諸司又復合辭以聞會稽印章未為斗大買臣才舉(猶)員寸長耳目敢為朝廷欺耶父母宜為赤棄子計爾描告天下頗為合公開城榻前殊貴致曲疑其薦者溢美洵知幾乎臨恩慈益伏遇某官養成休休充至渾渾其容與大海似任雙鳧乘鴈去來而無蹤所施如元氣然忘小草大椿增損之有間物物自足心心相歸況經臺評而罣吏議焉沐沐我嘗洗垢而一新以風風人又噓枯而復茁扶貳為長付軍與民於大造為無私之私在小吏敢不德其德與其許門下以必死徒務私酬孰若使民間之吏生亶為公謝時則左輔右弼志於內修外攘奉行有偏反揆下識倫戒行既無武勇報恩德惟有文章協成蔡公晉國莫難於自任編為唐雅柳州豈得而他辭

代德慶趙守任滿赴闕謝五府啓

秉一障於荒服慚負空餐借五色於慶霄幸書滿考猶
許詮曹而有請豈容忘恩地而不言伏念某實本庸
人名為公子太上皇睦族叨聯武弁之間今天子右文
濫級科名之末任萍蓬之隨牒累歲月而得州恩平益
周公之魯封晉康乃文帝之代邱二城俱五嶺之望山
川氣雄千里況諸侯之邦民社寄重方初視事未必矚
官始終四年辛苦萬狀百廢不能皆起首勸農桑四民
未至舉安恂逃凍餒諸司偶然過聽兩劑皆以最聞寧
無愧心亦可藉手茲蓋伏遇某官才高不露道大有容
中外具委於人短長各隨其器病如汲黯何嘗卧治之
是嫌拙若陽城不以催科而見責魏相不因淺薄而得
罪黃霸猶從煩碎以成功致令冥行亦獲善罷一丘未
已幸於下方之求漢缺公卿何當在次用之選雖所願
者奚敢望焉

綸綍疏恩自一節委十連之寄旌旗諏道由重湖歷五嶺之衝處賢得宜來計乘便有事適所符者輿情為之翕然恭惟某官少修壯成厚蓄薄發千里古侯諸之地春滿甫田十州部使者之風秋高衡嶽寬嚴純出於德君相稔知其勞云何直東壁之圖書又復畀南州之缺鉞外頒戎閫天未失道山之遊中寓朝行庶可重清海之望聊復捨軺車而憑軾會當扣鎖闥而排金閨分内榮豈不多將來頌猶未晚其叨在末至之容快聞鼎來之音後功或卜于先聲終計吾觀其始發越犬吠雪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海鼇戴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進進莫料區區何言

回州縣官賀年啓

夏正建寅四時告始春陽出甲萬彙向榮況在偉人又為享會恭惟某官順迎天秩敬履歲端頤神須協於元功惠令更參於大易應乾三數德隨物而潛通居泰初

交道與而時偕長其為可賀益不勝言

代使長賀冬節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剥始復端為道長之辰既忝同僚敢稽稱慶伏惟某官揩紳善類綉斧重人席闡放囚上推德意俾咸斷獄内責陰功斯培遠大之資況練沖和之氣明神交相福禄來崇正色外臺聊為君子之養性明年亞歲必厠京都之賀班

通同官賀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剥始復端為道長之辰喜不勝情賀有常禮恭惟某官道研氣始躬養精元德與辰而俱升功隨子而並見幸甚幸甚端人之得志庸於亞歲而輸儀不善頌椒未果奉巵而為壽何人銘鼒猶容視履而考祥贊詠之私敷陳罔既

謝李舍人薦充著述啓

代言西掖不吝推賢追記下僚猶容備數惟其取於甚疎而遠於以見其至大且公施以不資受之有歐伏遇

某官純以學力充其道心豁然方寸之間天地相似敬止巫丈之側搢紳自歸綸思獻納之餘循行撫綏之次詢輶人物武後於文題品士流思先於藝有以有志於文投者不以不及於道棄之知其人也深疏以聞于上再著述固云名爾抱負須其寔然無聞已過六十餘何敢圖骫骳終焉愛之愈於初曲賜吹噓一之甚矣加以可以書誉殚精白上勿為唐宗所奪下毋屑陳壽之貪有潔初心可香晚節日暮途遠幸已附驥尾而前恩重身輕敢不舉鴻毛以棄吾志決矣已知信耶

謝管提刑譚提舉時薦啓

疎於進身謾爾入嶺常程論薦偶已具於視事之初特意維揚了無望于解官之後獲從望外歡溢情涯竊以自上古數至中古以來凡先進必為後進之地過賢則舉當無親疎之嫌隨數而收安有多寡之制下逮叔世始崩猜心持節把麾雖應舉官之格陛朝政秩復拘定

例之文適值多材又牽正法莫從致力徒歎遺賢刪定成
憲之初預防斯弊汲引常員之外許薦所知期之半載
之餘限以二人之數茲其為遶亦可謂艱意其得豪傑
不凡之人始以塞殊異非常之舉何圖涤倒乃沐吹噓
浪事文章猶多摹倣假叨撰述豈善鋪張衰辭未免于
過情揣已不勝其負愧況當今日凡任外臺防其累私
而忽其累公急於進已而緩於進士雖法令今猶古昔
而奉行百不二三縱令貪揚善之名姑歸吏部誰復肯
成人之美乞付中書越此拘攣之常出於忼慨之甚伏
遇某官宅心也大閱士之多農具不征卜知宰相之嗇
繫辭敢斷灼見諫官之材默於微而窺之大者莫之揜
矣顧謂俚作雖微全功然所向恥於隨流則其歸終是
到古抑嘗原公賞音之意殆歆鞭我卒業之心某敢不
更自空言力求至道況是從違之際皆惟義命之安一
見以為荀卿早已定藺氏之價他日儻窺孟子庶不見
殿公之知

欽定四庫全書

緣督集卷十三

宋 曾丰 撰

書

上王丞相書

五月日具某謹齋沐獻書于丞相閣下僕歲在丁酉執贄進謁廬廛蛰翰招入東閤相與語差欵首及人才方是閣下恭大政未幾也已為人才計則經國之道得矣明效大驗當於久也責之僕又怵於歸未遑進區區也

語離去及今凡六年轉徙之跡後以秩滿至吏部窮窺
隱隱然矣未遽明且大豈人才之命萬猶有一欝耶敢
吐囷陋少裨高明按西漢二百年儒者為相公孫弘始
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相先
後當國俱被阿諛不勝任之譏惟魏相一人傳贊無貶
辭或者推原其故以為神雀五鳳之間士之通經術善
詞章者多獲進用無乃相陰有力耶僕攷之宣帝朝士
以經術書于史者易十一人書八人禮四人春秋八人
其他不指名而混言經者又不與也雖其人未必同於
相當國時出要豈無半在焉半之中固未必皆可與有
為彼王吉蕭望之蓋王佐才也明薦而用之姑毋責相
但於吉瑯琊之歸望之平原左馮翊之出曲為致力挽
留之亦足見相為人才計也乃恬然坐視全不相關詞
章之士王褒劉褒九江枝公劉向華　子喬雖幸以賦
頌歌詩楚詞相繼召見又徒以待詔處餘子不足道也
其間學力忠概如劉向蓋寓意詞章耳今也例處以待

詔之賤豈丞相權人物之輕重分職務之高下所宜然哉彼趙定龔德不過善鼓視三君子相千百不翅也相輒明薦而明用之設心倒寘類如此故傳贊幸無貶辭而識者之論莫貸焉夫漢相大抵用他流求其肯持正務為經術詞章之士主萌者茫無所望幸而吾黨自公孫弘而後間相焉士猶望一二於千百也適諸公者皆持禄保位士將絶望矣又幸而吾黨有得君肆志如相者踵相焉士猶望一二於千萬也相復不顧則士竟絶望矣故當時所守固如劉向王吉則甘沈下僚所守不固如王仲翁則移附他類或謂丙吉將死薦三人自代皆彼類也而始乃薦吾黨仲翁望之豈其性哉僕思此固矯為美事者抑亦見吾黨不自主盟嘗試薦一二相形耳嗚呼當為者不為至使他人矯為以相形獨不可惜哉僕持此論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幸今當相兩公其次樞密公又其次忝政公率其黨可與言者於閣下又有雅故宜言也故首以聞焉如僕自揣頑非受大道者

如毗為文字久則成癖矣極其所到不過王褒諸子而已耳不足動兩公念王吉致君之學闔朝百執事雖未可量僕恐投閒置散之中猶有更高者漢鑒不遠伏惟兩公大吾心恢吾量張吾膽凡士之可與有為者逸斯訪之來斯受之去斯挽之吾黨有以相慰他類無以相形清議歸而太平還矣僕所敢為賦頌歌詩雖自貢留他日文太平可也而所以太平之事非高見遠慮之相所喜為盍卷而歸更養之自王褒克而至劉向僕雖屈猶信也故今之所望於兩公者輕抑之揚之姑退聽焉不備

上梁丞相書

五月具位某謹薰沐獻書于丞相閤下僕自幼讀書將壯而窮一第隨牒抗塵于兹凡十五年更事涉世熟矣始悟吾黨之在天下大而講學次而為文又次而進身自唐虞夏商周而上莫不然代有宗主伊尹傳說周公之徒是也故三者皆所歸焉沿春秋下逮戰國雖鄒魯之

問有聖賢之師友而朝廷之上無聖賢之公卿故吾黨講學為文折衷而進身之道茫然莫之底麗秦不足道漢文學之宗視春秋戰國固歎矣至於士類身亦未有出而主其事者或胥而主焉又非吾黨所歸攻百官表歸歸莫齒也公孫弘魏相俱以儒顯而弘薦用則酷吏張湯而已相所廩用則樂王趙定龔德而已一時名流如董仲舒韋玄則疾而擯之廟堂之上先後相承上下相習大抵然也故終漢二百年吾黨無宗主其間卓然氣銳而莫遏如嚴助徐樂朱買臣蔡義等不過詘闕上書自結主知小不自愛而甘為詭遇則主父偃以衛清進倪寬以張湯進趙綰王臧以田蚡進大不自愛而甘結奧援則匡衡以史高進何進以王音進杜欽陳湯以王鳳進又極不自愛而甘由左道則司馬相如以楊得意進翟方進以淳于長進貢禹以石顯進凡彼十餘士其初豈不欲遵正道附正人以顯也奈何正人者坐視

不顧士抱其所有方倀倀然無所歸也而其旁之與正人為敵者又乘間竊起而招致之彼非為萬物恬不為動者安得不枉而趨也哉故天下之美事當為者不為則其弊必有不當為者出而冒為之漢朝廷之上使吾黨有宗主大闢公正之路隨才大小每邂逅輒汲引則不惟所謂十餘士有所歸其傍亦無從間而冒為美事矣故士之失身不特士之過權衡士者亦當分任其過焉今本朝擇相率自儒取也非若漢之雜用他流故凡當國者稍自恢廣率可為吾黨宗主顧其志氣敢自任與否耳前輩敢自任為國收拾士類如魏國韓公之薦歐陽子至于再至于三雖不少矣然其間有初猶豫而終棄寘者也自今觀之梅聖俞陳履常好修之士也文康王公知聖俞深矣初欲論薦迄不果故聖賚所學以及文忠藉公太史黃公談履常不離口則廟堂正人豈無知之者而俱坐視翺使章惇卑貶而邀致之幸而履常所守淳故不屑就否則幾何不流為漢十餘士類耶

方今士不乏也閣下與王公又以殊科列上相天下士不謀而同以吾黨宗主望兩公矣僕喜學嗜為文王公故常知之區區猶以未經衡鑒為歉謹襲所作詩文十六卷仰塵宴覽雖浩然自期銳然自鞭不到古不止也更惟暇日閱其槩而指其歸終獲列文藝傳足矣文康王公魏國韓公之所為待歐梅者惟兩公裁之脫或泛然揖而進倪而退僕亦甘為聖俞之齎所學以沒雖有周而招之僕當為履常之守必不至如漢十餘士之失匊也懼衆不可料其他豈無高於僕者或至東閤敢誦前所聞以獻凡美事幸自任姑坐視吾黨之無所歸至使其傍之不當為者乘間而冒為也哉不備

代人上李參政書

僕聞天下之事必宰相然後得盡行必臺諫然後得盡言雖然天下之利害無窮而臺諫之耳目有限古之治朝不特臺諫得言事下至草茅之賤列得言其所見聞而患其所欲言以進者無他誠恐以有限之耳目妨無

窮之利病則容有遺而已矣故僕嘗謂天下之事必審相然後得盡行此不刊之言也必嘗諫然後得盡言則失之或拘矣當祖宗朝蓋有草茅之士與時言者矣鮮有與時合者橫渠張公載自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未弱冠猶布衣也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反責以儒者旨有名數何事於兵因勉之讀中庸其後眉山蘇公洵至壯猶布衣也嘗試談兵若權衡書獻於朝加之歐陽文忠公為之地而韓魏公意若有不滿者竟得大用嗚呼此二公豈敝賢且塞天下之言語者哉固所見有不同耳由今觀之張公載卒為道學宗師而蘇公洵所慮二虜之變卒不道其言則初范公所以責之蓋陽抑其小而陰成其大韓公所以意若不滿則未免於輕料事之未必然而與人之有所就哉恭惟今天子自統以來無日無中興之念眡贊列論之臣前後累十百彼其宣力而效忠不為不至矣乞今十有七年百為無一二成就此其咎安在哉非言之者不切則行之

者不力二者必居一於是矣天僕亦能言之類也而身不當臺諫之責雖然猶幸齒於草茅之士故奮而吐數千言率窮思而僅得之者蓋已緝為成編上進矣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謹懷副本與謁俱入而獻焉蓋聞之道得其機則其入易不得其機則其入難上古有伊尹至智也而干湯之初且七十說而不受漢武帝時有田千秋無他學術也而諷帝之失至一言而悟意夫豈湯之聖反不如武帝中主之見利害明受言果即特千禾

得其機之初未得其機爾僕之茲行形與影俱近習親昵之援不惟無有亦所恥者徒言之切時而已機之得否非所計也萬一言悟意特幸爾不然雖百說未可知況姑止於七十說也哉區區猶強詞於閤下之前意者欲閤下試何如也以為其所獻言近是耶抑迂且踈耶蓋有迹者矣陽抑張公載之小而陰成其　此范公鼓舞後輩之術閤下所宜疾鞭者若夫輕料事未必然而重藐公洵之有所就此雖不害韓公之為名臣亦白

璧一疵也閣下意亦小懲也哉

上葛丞相書

僕聞之萬斯通之謂道一適其可之謂時億兆衆所賴千百世所法之謂事業道有經有權時有常有變故遭時之常者事業成於經遭時之變者事業成於權古之大臣始終遭時之常者八元八凱是也始終遭時之變者伊尹是也始遭其常中遭其變終又舉變而歸常者周公是也時之常變雖異而元凱伊周各以其道通之應常中經應變中權故事業之歸不害其為同下至於漢始爭雌雄姑寘勿論蕭何相高帝時則有呂祿之變故一以信謹應陳平相惠帝時則有黥彭之變故一以智謀應魏相相宣帝時則有雲山之變故一以嚴毅應何之後曹參專之鎮以清靜平之後周勃專之鎮以重厚相之後丙吉專之鎮以寬大後之三公豈固與前者哉時有常變道有經權然也何有功於高帝固矣而法家心深往往招疑平有功於文帝固矣而術家心深往

往招忌相有功於宣帝固矣而儒家心徑往往招怨使參勃吉不各以經道通之則疑忌怨之積豈不又與激相等哉所不滿人意者參勃吉之道非吾儒之道故其所應未盡中經其所成可謂近功未可為遠業厥今何如時哉論多故耶邊烽不聞謂小康耶物論有駭要其至當則變伏於常常函其變之時也補袞之責正在中書設今留公先事而去則閣下為何為平為相可也不然後事而去則閣下為參為勃為吉可也又不然姑留焉閣下容有可諉曰吾副爾今也留不曰留去不曰去一以權應則常形猶在一以經應則變證也潛難乎其為閣下計也益嘗思留公信謹似何嚴敖似相所少者平之智謀也故應常中經應變未中權何則君子求退小人求進此其時也留公進君子退小人其志太銳其機太露斷蛇不殊困獸猶鬬故一時之間君子以進小人以退曾未幾何退者復謀進進者復求退勢之所激無怪其然大抵君子小人之勢相容則安相形則激為今

計君子求退是矣閣下不可遂其求遂則孤孤則搖小人求進是矣閣下不可沮其求沮則迫迫則合要當稽以經權之道通之一泯其跡兩安其心君子不搖譬則虎猶戀山慕藿之採未至於無禁小人不合譬則雲已散空日月之蝕未至於已甚陽為無為陰實有待或者機會至焉吾之事功成矣狄梁公用此道也閣下胸中別有成算非人所知也僕其退聽否則道有適今智無厭故不備

上陳參政書

士大夫為時出幸而同朝未必同職幸而同職未必同心西漢二百年相國同心者蕭曹丙魏四人唐三百年同心者房杜二人蕭曹又相先後非同時同心寔四人爾嗟夫何其少哉蓋人生天地間東西南北不同也故氣不同風不同水不同也故臭味不同心無常主惟氣是移否則惟聲是移又否則惟臭味矣然國之論相公天下而選豈固須同風土之人哉故

聯事於廟堂之上得同聲氣臭味者為難聲氣臭味同矣而心不同者有之故論心同者為尤難何則聲氣臭味不同而心同者非大有學力不能也士大夫之有學力千不一大有學力萬不一其尤難也何怪丙吉為漢御史大夫今參政是也而得魏相為長玄齡為唐中書令今丞相是也而得杜如晦為貳凡為貳者其位偪其權不得（傳）其伍偪故長易以忌其權不得專故已易以慊中書以佐天子黜陟為職事者今者忌與慊之心生則口若有鉗手若有掣云為之間畏議不暇於黜陟豈暇及詳哉大抵長才高者難為貳貳才高者難為長相與如晦所謂才高者也為其貳與長寧免慊且忌哉玄齡明達吏治即以賢下不肖一主焉可矣而每必曰非如晦莫籌此所以示我不專而解彼之慊也吉精通律令相綜核名實一與奪可矣而每不伐善一聽相總領此所以示我之無侵而解彼之忌也然則二史以同心書者乃吉同相玄齡同如晦非相同吉如晦同玄齡也故吉

於相善為貳玄齡於如晦善為長地節貞觀之治則為長貳之效所以善為長貳則吉小有學力玄齡大有學力然歟方今葛公長中書閣下貳焉葛公之心與閣下同乎否人才今不獨是君聽之從違天倫之離合一寄於二公之手二公之心大同則天下受福小不同則天下受殃故為長者當如玄齡為貳者當如吉雖然吉與玄齡於如晦不以斷同而以謀相不以嚴同而以寬同玄齡於如晦不以斷同而以謀同則廟堂長貳之同心非貴小同貴大同也如同人于門不若同人于郊同人于郊不若同人于野閣下學力充矣其貳葛公也必大相同忘言可也僕亦知學於二公未失為同聲同氣同臭味者二公於士大夫以同聲相應者多矣僕豈可不以同氣試一相求同臭味試一相投哉故終誦同人為贅焉

上李舍人書

上士學道下士學藝僕中士也度其質不足以受大藝又其所恥者故取其離於藝而進於道謂之文者而學

焉自少留心至於壯矣今老矣雖曰未成要亦不為無
立者顧猶不免以其文窮無他未獲其所附而已蠅附
驥則遠蘿附松則高文之升沉顧其所附如何夫文於
五行為火八卦為離離者附也聖人以火為離無乃取
其知所附也乾下離上曰大有大有之離是為太陽之
火生與天俱意其為附不自知其高也大君之有文德
如堯舜者以之離下乾上曰同人同人之離是為電之
火去天有間附于雲所以求升于天也大臣之有文學
如周召者以之艮下離上曰旅之離是為山上之火去
雲有間附于山所以求升於雲也侍臣之有文詞如枚
乘王褒司馬相如者以之離下艮上曰賁賁之離是為
山下之火去山之上有間附于下所以求升於上也下
僚之有文采如王陽盧駱者以之坤下離上曰晉離下
坤上曰明夷明夷之離是為地下之火於士為埋光蔽彩
者紛紛而是姑置勿論晉之離是為地上之火去山下之
有間附于地所以求升於山故曰晉進也垂進矣不幸

退焉士人之有文氣如劉賁李曰者以之僕特比論乂矣幸未免為劉李始謂終不以未免為王楊盧駱而聞於人也而前此為史時門下知僕文與凡士殊今門下侍臣待門下者類耶門下橫居論思獻納之地而僕也有懷不吐幾何不與以凡不止僕之文特爝火耳雖韋麗於地之上附於山之下而升乃今電火也附於雲而升日升日日升不麗太陽其如寸銳輒尺鈍何故以同人之離頌門下德又以旅之艮頌門下功王文康公不為梅聖俞踐言雖無艮功離德在位未損也孰若韓忠獻公離德備矣又以艮功施於歐陽子之全美耶門下誠能反僕之文于賁其須示吾之韋附於上也反是則僕之文于賁其趾示吾之安處於下而已矣無尤忌焉

上京丞相書

古之宰天下者才忌太高識忌太明大可疑者在吾目中則小可疑者何傷彼識太明則必也迫視之大不正

莫逃則小不正者實之度外可笑彼才太高則不窮訊不已也故道不足而才識有餘始未免為高明所使終未免為高明所累舜之十六相商之伊傅周之周召有妙天下之才反以不露為高雖守其雄之謂也有妙天下之識反以不察為明黑守其白之謂也雖守以雄在吾度外者莫知吾之高白守以黑在吾目中者莫知吾之明由焉安焉老焉死焉曰彼相於我何力哉是為有妙天下之道夫道者蓋所以充才識使之高明又所以將高明使不過也獨不見坤在乾上為泰泰之時三陽用事莫高明如也肆高明所之何求不遂而九二惟中行是尚陰為疑者也外之而已未嘗窮訊非中道也坤之也外之而已未嘗窮訊何哉迫視窮訊小人不正道用中泰之道用坤之道相之泰九二之道曰包荒相之道也九二之效曰朋亡相之業也漢高平侯魏相易學也攷其為相雖載物歉於坤而包荒可進於泰地節三年至四年平丘侯遷清河王科以可疑譴冠陽侯雲

博陸侯禹樂平侯山以不正誅名實一寤朝野俱清連逮者聽其自遁詿誤者容其自新相於是為不失泰九二意矣地節元康三王三史三許相先後以戚侯或者以為非漢美事相猶可諉曰有申伯故事在也許伯之子於是去矣而相不去也制貴臣之驕革副封之弊既資伯為之先議發兵之非又資伯為之後或者以為非相美事相尤可諉者僕曰不然自名觀之伯外戚也自實觀之檀長卿為沐猴舞司隸校尉劾之伯曰釋之則伯長厚人也宣帝十八歲即位元康以前未三十也伯無日不在帝側地節以後又策誅逆之勛何事不可請哉十數年間史無過失可書則伯謹飭人也宣帝無過舉無失德雖曰天成要其人助未必非伯長厚謹飭力也相豈得以名廢實望望然去之論其蹟伯與相非類矣論其心誅大逆安至尊非細事伯與相初同謀後同功同謀而不洩同功而無爭吾類猶有不能為者相豈得

以跡妨心望望然去之故廣不附伯夷跡也其去存名也相不外伯夷心也留存實也去留不同同歸于是孟子曰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殆豫為相與伯夷下學已奠出於漢道可復入於易其本源深故其流不激其涵蓄厚故其發不章相國四年于茲鼓一元於浩博轉萬物於混成蓋自坤之直方大出也泰之九二特坤之緒餘爾相之不失九二之意又特泰之緒餘爾相足為閣下誦哉閣下向者嘗為僕包荒幸矣茲者更能不遐遺僕則幸之幸也二者適然皆泰說也他求其說未有切於泰聊藉口爾泰足為閣下誦哉不備

上張參政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闔一闢之謂變陰陽不合之謂固出入於闔闢之間而不窮之謂通君臣於天地配剛柔其道也剛柔自為消長其變也往來於消長之間其通也反是其固也通則小康大通則太平固則未治大固

則亂常理然爾伏羲畫卦存體而已未言用文王重之則九剛六柔也五君也二臣也首攷之乾之君臣純剛非常剛純粹精之剛也坤之君臣純柔非純柔直方大之柔其中有至剛存闔闢無倪出入莫窺故其效亨為元亨美為至美利為不言所利之利非常效也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為能次攷之六十二卦之中九二九五者十五謂之剛濟之君臣是也過則泰六二六五者十五謂之柔濟柔魯之君臣是也過則東周等過也與其泰也寧周故失之純柔於卦為小過失之純剛於卦為大過六二九五者十五謂之以剛濟柔小過之以柔濟剛公孫薛澤李蔡莊青翟之於武帝常賢丙吉黃霸之於宣帝是也九二六五者十六謂之以剛濟柔小則陳平周勃灌嬰申屠嘉之於文帝大則富韓范之於仁宗又大則周召之於成王是也於十六卦之義權文帝之治臨升泰之君臣也僕於時易有斷焉君臣之道患不善為九二六五誠善為之則其養而為大畜發為大壯發而成則

為大有文帝盡三大之美未盡三大之善平勃灌嘉等無周召富韓范之學以克之爾主上繼統十有一年於茲淵禀内澄天光外照徜徉大道兢惕萬幾密勿近臣協衷無我純乎柔道之君也駸駸乎仁宗文帝之君也計所感召宜太平未則小康今也百神受職而祝融之驕不一四夷稱藩而獯鬻之嫚猶初此其故無廼内贊神謨外秉國鈞者曾未叶以剛道濟之歟道路相傳廟堂始欲從事獯鬻中以祝融驕故始寢誠然得之矣何則祝融事關内治獯鬻事關外治内治舉則外治隨之反是是為失策其姑寢也宜哉僕思祝融之驕獯鬻之嫚之兆也獯鬻之嫚祝融之驕應之也昨驕今嫚則今驕安知非兆後嫚歟雖然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亦天之所以開主上也願言主上修德應天之外二三公更懲前弊繼自今與事變遭有辛酉之災防微杜漸不謹者斬臨危不用命者斬他一推此行之則内治舉矣或欲乘獯鬻之機二三公懲今弊其將發有輒辭難斬有

輒異議者斬如寇公澶淵之舉其既發有不用命者斬如狄公西賡之舉他一推此行之豈非剛濟柔之道歟如此則外治不足成也備戎行致死命挾乘大壯之勢追復大有之業僕所願其如非所長區區文字爾他日因循怠媮卒莫就功不可無規故於今之未舉也敬以易學為之先焉不備

答劉師董書

某頓首師董劉兄兄之文字甚高而叩我至再三何巽而下也小子有疾於人易與與人率然遇於途不問其識不識立談之頃往往發篋以示其形若淺中然況兄之於我故交而叩辭且巽而下也吾無隱乎爾兄之叩我者時文也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者無已則古乎曷謂古曰自我作古真古也自人作古假而已矣假之不勝乎真固也必不得已為假歟雖然率未易入也沿波討源必也韓柳乎文章之作譬則醞醴也韓之趣藥

惟其中而已矣熟未熟聽其自然故其熟也醇柳之趣藥傷矣故其易熟而暴夫所謂暴醴者初飲而醉過醉而病至於醇酎人之飲之初若無力久而後醉醉則莫知所以然而非病韓柳氏沒歐藴氏作歐之趣藥醇乎韓藴之趣藥雜乎柳韓柳歐藴蓋兄之趣藥雖然韓歐難入柳藴易入易入者先入而難入者後入則先入者為主後入為客客之不敵主也勢也權其主之勢而制中三柳而七韓四藴而六歐可也反是則傷矣嗚呼甚矣文氣之難調哉一失手焉終身不救其以兄之頡抜自我作古夫豈難或者退遜未遑則四君子之文兄宜假遂焉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雖然假人之為當光去已之病文章之病不于其他于浮于碎于偶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下之文而韓柳歐藴之藥不與也是以教玉人雕琢玉哉

代人上程給事事

僕嘗謂事有出於一人之以為然固而執之雖天子莫

奪者在古有之諫官史官是也至於唐則復有所謂察官者出焉給事中是也蓋嘗攷漢之時朝廷有大黙陟有大廢置有大沿革（疑）則下公卿議議定矣而勅隨下焉則無有梗之者唐制則不然天子曰可給事中曰不可曰塗歸雖天子莫奪也夫宗制唐之舊也則是今之給事中比漢公卿猶重也而閣下橫居其間嗚呼其為任不亦要且榮哉雖然任其要而所建明猶有遺焉此僕之所以不自已也僕不量短薄竊恠今日之政上下苟且積成荒習暫成常莫有漸恢故士容為長治之策輒討論典故參之於古而不戾施之於今而宜者疏為目緝為編以為陛下千慮一不到之助蓋已丹鉛校之矣顧惟禁近諸公皆切於為國而樂得天下之士以裨末議而濟遠業者而僕也黃緣至國門猶有頡頏然舍去則不見君子之悔後莫及矣故敢以其始終得於漢者於閣下前誦之元帝時有守華陰丞名嘉者所上封事

大抵薦朱雲之忠以為御史大夫貢禹之代帝以嘉疎遠小臣未然也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翻以禹為正以雲為邪以嘉之言為猥甚至以為奸自當時言之二者之是非未可知也居無幾雲去禹之徒植根不拔而漢業以衰則嘉言猥也抑匡衡猥也南昌梅福曰廟堂之議非草茅所宜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今僕所以疏為目緝為編以裨時政萬一者雖不敢以三代之士如伊呂者自許抑華陰丞南昌尉之所為效區區於漢者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竊自料僕所進書畧與華陰丞之許斤相似而身與朝廷則甚於南昌尉之疏且遠天子曰俞則幸矣不然其勢必下諸公議焉謹懷副封叫呼以凌視聽可否之權諸公實司之萬一如匡衡言以嘉之言猥在僕則古人所遇不為三公爾非區區茲行所計者但恐重呵貢禹而輕詆朱雲則所關於漢者大諸公不容不計也

欽定四庫全書

緣督集卷十四

論

宋　曾丰　撰

六經總論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為日大旋為月為歲小旋為歲為世大旋為運小旋為運為會大旋為會為元至於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

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　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覺爾内觀迈聽也則吾勺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内觀迈聽也則吾之論誠然贅矣誠然贅矣

易論

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譬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本無形也天地予之形今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口鼻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為人以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則偶人而已矣夫偶人者為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履則必也形氣具道本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始終而諸子多湮没不行于世或行而不

久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矣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為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哉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予之氣焉為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嗟夫所貴夫造化者為其與編草刻木者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於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靜摶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於氣是名太極氣傳於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其身生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為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於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為萬物而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吾於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噓吸是也噓吸

之間有始始焉有終終焉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者妙仁義而為言者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妙仁義或者取其氣焉故耶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子一傳至於丑丑一傳至於辰夫是三辰者天地之噓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於子芽於丑達於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弗達合是三者是為天地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亂運北而南則治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于南也是為鴻荒之治孔子之賛易也不于其先焉始不于其後焉始而於伏羲曰易伏羲之作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此易之大凡也而得其凡者希先得一為一天地之子氣聖人所以萌萬物也後得一為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芽萬物也二生三三生無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

而芽芽而達伏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物也伏羲神農萬物之母也鴻荒之民其嬰孩也哺母之乳而不知飽飽而忘其恩飽且不知矣而何有於恩也哉名之曰安於是然被羲農之化者安於自然而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者愚於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於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生物羲農於焉生治孔子於焉生教

書論

論曰天下之理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於十二辰為子子天地之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寅天地所以始萬物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寅者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謂也達則達矣而無以繼焉則未免乎病也胎生病於殰卵生病於殈羽生病於不嫗毛生病於不育然則奈何曰必有能濟其不及者卯所以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莫於卯於卯美於辰盛於巳方其

夘與辰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雖欲止於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也遂至於茆至於美至於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由生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為卯辰巳之藉也歟天地之於萬物雖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徒生於是有書曰書吾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為生長於吾之所易與書者非生長於吾之易與書生長於吾之易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知易與書之道者無求諸易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帝之治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之俗朴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朴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所以成與未成者孰使之然哉則天下不知也而吾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氣而寅

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不則殰也殤也不嫗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虧矣五帝之世天地之氣離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老者黄帝克舜所以壽萬物之脉以全天地之功而孔子之所為次易以書也歟雖然易起於伏羲而書不起於皇帝何也黄帝之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伏羲者朴之始也五帝之俗朴固也而伏羲之俗朴與和與未為至和者黄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為朴與和與未為至和者何也法始於伏羲成乎堯黄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之成而未為大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為至和唐虞之俗其和之至歟敢問和曰和非生於和而生於朴朴者和之醞也和者朴之熟也黄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

之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朴則所謂遂至於弗至於美至於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為始始長則為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然則俗之朴與和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秖所以為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脛雖長可斷也歟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長物堯舜於焉長治孔子於焉長教

詩論

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也者蠢蠢也溫溫也者油油也油油也者長長也天地之於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

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
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行之氣不徒
用夫申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
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溫
溫孔子贊易始於三皇而定書始於五帝則渾渾溫溫
之別也嗚呼君子則以觀其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
也于何不先其溫溫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
者易之不先其溫溫者則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
於書之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
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為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為書
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為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易
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
運必至是也故孔子以為書窮於秦誓而書之氣已窮
於始作俑者之口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
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鞴萬物與吾聖人之所為次書
以詩者於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

母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旦旦而生生旦旦而長長而迺受之以鬱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無乃始終終始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於三王而畧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噓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噓吸之間也噓者欲絶而未絶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離於噓而入於吸矣故其俗激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方其未離於噓也宜乎寡怨於民也及其既入於吸也宜乎不勝其敝也詩三百大率為不勝其敝者作也於詩焉觀蓋有所責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誨之傷之之辭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詞之所以激者起于其俗之激也至于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詞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詞稍舒夫所謂舒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如彼其多也吾於是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

地也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噓則為甲吸則為庚甲之分有先後先庚三日起於午一元之南氣化工所以㝡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於未化工以申堅萬物也元氣於是乎酉聖人於是乎詩矣詩生於俗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於民者蓋萬物之始㝡布而商之治則已曖昧而申堅也歟不然古詩餘三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尚存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於詩見其不無舒辭則以為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温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惟其小者不惟其大者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凉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惟其小者不惟其大者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温温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淌淌也歟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收物湯武於焉收治孔子於焉收教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用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為岐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為生於窮由前則疾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奈之何嗟夫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為岐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經六其道一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徵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徵吸天地之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也有始始而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於申熟於酉畢入於戌

該闔於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於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熟也借曰熟矣而弗有戌於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於滅矣聖人所貴乎吾道者為其有通而無滅也於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於陳靈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於午而盡於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酉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終酉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於淫怨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於亂則午未之氣然也至於平王東遷之後淫亂之風放乎天下而莫之禁則酉戌亥之氣也以其酉戌亥者迎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王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默焉子謂鸛脛之長可斷

也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猶其出遊觀之上北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猶其入太廟而觀歌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為魯司寇也今夫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跡者此孔子之所謂魯司寇者然也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所謂入太廟而觀歌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見於此哉春秋之氣得酉戌亥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東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之說於余無以異者余於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則併於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誠有見於此哉遷之淵源與游夏熟若游夏於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遷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藏物五伯於焉藏治孔子於焉藏教

禮論

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慊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慊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慊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慊之不可絶固也借曰可絶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地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盈而見諸外東南則為青為赤西北則為白為黒離乎黒入乎青則為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為慊此何為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為色也而不能不為色也天地不能絶舒慊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燄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

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併率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於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榮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為榮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為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為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盎然而為青為赤為白為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之變慘舒之為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盎也君子曰禮損益

而已矣益之為三皇益之又益為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益之為舒者也損之為三王損之又損為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益而為慘者也舒之初為未純慘之末為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予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周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甚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始終歟

樂論

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盎是為慘舒今也有人能噓能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於瘖天地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病於瘖太空中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盎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為風大呼為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喤然轟然喤然者天地之聲也雖然於其未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陰和者是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聞爾萬物不之聞也人以為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其謂我瘖於是以其不有對瞶者言言則費矣瞶者諉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噓吸氣也義天地之吸氣也天地之噓吸為陰陽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

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為廢經於是又有樂焉聖人所以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乎雖然亦嘗及之矣而弗敢專用教天下也曰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意者以為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邮焉可也而彼將以為吾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自為病瘖然獨得勿邮乎哉於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於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陰陽之不能不為聲猶其不能不為色也陽聲起於東北故清陰聲起於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為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為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於氣君子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乘

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末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為盛盖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為疵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為天下極其斯以為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藥髭鬓直氣憊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於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葢大合於唐虞之時而沿商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為仁不合則為義既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色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色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君子則未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刖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於刖歟刖則樂失吾道不殆於瘖歟嗟夫人之未立於言也亦嘗瞑目而

混融乎否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欽定四庫全書
緣督集卷十五

論

十論

宋曾丰撰

大學之道凡正心而上難言也自心而之身之家之國之天下大率五事而已若稽古求其能以大學之道處大學之事者罕得得亦未能者焉其數蓋與事倍而輒論次之每事

而兩其論以見吾權也每論而兩其人或兩其國或兩其代以見吾道也謂之十論

師商

道之正統始乎伏羲傳乎堯舜五傳而至於孔子又三傳而至於孟子夫孔孟所以得正統何也以其言之合乎道也夫世之所以不合乎道何也子思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惟愚不肖則不合乎道無惑也今則知矣則賢矣亦不合乎道何也曰人顧不賢爾賢則合乎道賢而不合乎道是特賢於人者而已矣非吾所謂賢也至於智正道之所忌者宜乎其不合也孔門之智者蓋不少矣而聖道之傳猶獨如愚之顏子得之則智也者豈學道者所尚哉然則必也愚乎曰如愚則可愚則謂之不及矣不及猶過也忌其一而尚其一其可哉故為道不難勿犯其所忌而已矣雖然顏子猶嘆息爲曰瞻之在前蓋似乎不及也曰忽然在

後又似乎過也夫顓子而愚則終于不及而已矣智則終於過而已矣今也擇其兩端而固執爲則是不愚不智之間也而世猥曰顓子愚或曰不然顓子智余甚惑也蓋嘗觀禮至於師商之事然後知顓子所以得道之傳者蓋在愚也耶智也耶余不得而知也余恠夫孔子之斥言之也孔子之教人大抵循循然誘其人而導其歸非有大失未始斥言之今而曰師爾過也商爾不及也似斥言之者得毋以師商之失大故歟曰師商之失小也小之不戒勿尤其大大而復矯孰與其小師商所以未之矯者以其未之省者以其未之省也其所以未之省者以其未之斥言之也斥言之斯省省斯矯矯斯復商之喪既除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則是子思所謂過之者俯而就之者也至於師則不然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則又子思所謂不及焉者跂而及之者也夫商之初蓋失之不及也今遂至

於不敢過師之初蓋失之過也今遂至於不敢不及然則過之不及之失二子互有之歟曰非也矯枉過直而已矣方其失之過也唯過之矯而不知反流於不及方其失之不及也唯不及之矯而不知反流於過人情大抵然也而二子始然而卒不然始乎智愚卒乎不智愚則其諸異乎人之矯也所不足者未若顏子而已矣何則顏子之枉特矯之而直爾不至於過直二子則過乎直而後復也曰然則顏子始亦不免犯所忌者耶曰不要其終而訊其始非聖人有不免者庶氏之母死盡哭於它室而子思哭於廟失之過也已受人之賻盡以哭而原壤以歌失之不及也已原壤不足道也子思明言之明犯之不有門人隨救焉則幾於不免況師商乎故嘗謂子思不失為顏子原壤不得為師商倚者門人一言而子思省孔子斥原壤數之以賊擊之以杖而原壤卒不省也省斯矯不省不矯也矯斯復不矯不復也顏子子思不遠復也師商頻復者也原壤迷復者也

由求

道有偏全全是人之所欲也偏是人之所惡也夫人而得所欲天下無聖人可也不幸而失所欲得所惡又無聖人焉劑量之則拱手以聽事之廢也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惜者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一俯仰之不度茲特小有偏而已矣夫何傷而子貢覘之以為二君皆有死誣焉故世疑之曰夫死大事也雖盧扁未容以脉定而子貢以貌索雖中祇億

而已矣非君子之道也而余謂容有此理何則禮貌者胷中之表襮於外者也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歟觀其眸子人有不可逃者況胷中之表襮於禮貌又親於眸子也哉夫人之心至難測也孟子得之瞭眊之間而子貢得之一俯仰之際吾於是知人之不可有所偏

有則不捻也師商之偏在乎心而已未甚表襮也至於田求則動乎其心見乎其容者也故孔子再三焉聞斯行諸之問雖兩問也而一事也孔子則退由而進求何也二子之心各有偏也余嘗論人誰無偏要自移而已矣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由也兼人失之急者也求也退失之緩者也所不同者豹安于則性由求則心也而已矣其偏在性猶自移也而由求之心不自移豈未有以常絃遺之者歟孔子則遺之者也求也退故進之遺之絃也由也兼人故退之遺之常也而二子未能佩也孔子憂也曰一警不從而遽絶之吾不忍於是又狀其心之表襮于外者以告其狀由也曰行行如也其狀求也曰侃侃如也侃侃之伏雖異乎行行要皆未免乎一偏何則退與兼人之心發而表襮於外者其理固然不捻也行行之狀譬則執玉高其容仰者也侃侃之狀譬如受玉卑其容俯者也以子貢之覘二君者而驗孔子之狀二子者吾

知二子為廢人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求之腊常於魯雖不廢亦無成者也由之死于衛雖成亦陋者也魯卿之僭甚矣為求計盍諫諫不聽盍去今也不然又為聚歛之事以媚之所謂伊優侯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有所成哉仕之難尚矣為由計盍擇擇之而莫得盍已今也不然以為食其食不可不死其事不知出公之食不可食也茲所謂骫骳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成之不陋哉凡事之成不成成之陋不陋或有幸不幸存焉而君子之論不其然也曰盡吾心而已矣其心未盡而付之幸不幸非孔子之所望於二子者也是故一警不從又再警之庶幾以其容之失而覺其心之偏或曰夫魯之君其偏在容而已矣子貢一見而知其不能久者以其心之亡也今二子之容猶二君也則其心之亡亦猶二君也而孔子特以由為若不得其死然何哉曰求雖生猶死也

夷惠

亘萬世而無弊者吾道也反是者它道也人非堯舜鮮有不知他者顧収之如何爾顔子於其未遠也収而入于吾道故全師商於其漸遠也収而入于吾道故廢由求則於其既遠也然後収而入於吾道故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嗚乎孔子所以苦口于其初者為是也歟雖然初孔子所以苦口者論其心而已未及其身至於論夷惠則及其身矣夫夷不辱其身者也夫惠辱其身者也辱不辱雖異未合乎夫道則一也盖嘗以孔子之所謂辱不辱者恭之孟子之所謂浼不浼者為論以為人之冠不正雖其君父猶畧之況鄉人乎夷也望望然去之曰爾其浼我也吁此而浼我天下孰有不浼我者乎人而祼袒雖妾婦猶或病之況外人乎惠也由由然與之偕曰爾焉能浼我吁此而不浼我天下孰有浼我者乎浼也已惠曰不浼不浼也已夷曰浼充夷之操而不陷於獧充惠之操而不陷於鄉原吾不信也夫孔孟所惡此二者為其賊道也而夷惠陷焉惡在其為夷惠

也哉曰柔惠無是也孤竹君柔之父也臧文仲柳惠於下僚者也吾嘗意柔之逃去必其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也柔而不足於量則有死而已豈復逃去雖逃去豈能不念舊惡哉今也否則其量甚柔也吾嘗意惠於交際之間大抵守節而不阿故父仲雖知其賢而不引用之若子西之于孔子也惠而不恥于小官則凡可以進身者靡不為已嘗豈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哉而今也否則其節甚竣也其量柔則鄉人之冠不正柔不責也其節竣則人之裸袒惠不安也此柔惠之寔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曰非孟子之言過詰於孟子之言者過也柔之清非其君不事而已矣惠之和不羞汙君而已矣非其君不事謹其初也不羞汙君要其後也事君而謹其初於吾量未害也事君而要其後於吾節未害則柔之清蓋王通所謂清而無介惠之和則子思之所謂和而不流者歟雖然自非具君不事也而推之則學柔而失爲者雖鄉人之冠

不正亦將責爲夫是之謂隘自不羞汗君而推之則學
惠而失爲者雖人之裸袒亦將安爲夫是之謂不恭此
孟子之意也而世猥曰柳惠然豈謂柳之量能容其父
而不能容其鄉人惠之節能不貶于三公而不能不貶
于裸袒也哉惜無貫穿孟子以告之者孟子曰聖人之
行不必同也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爲伊尹
言非爲柳惠言也而吾取之以論柳惠柳之一諫而去
周惠之三黜而不去魯兹或去或不去之說也而孟子
以爲其趨一也一者何也仁也豈亦就所謂歸潔其身
者參言之歟故君子以爲柳惠之趨於仁猶伊尹之歸
于潔未有潔而不仁者也未有仁而不潔者也或曰柳
之不辱其身謂之潔可也惠則辱其身矣謂之潔可乎
曰可也殊途而同歸否則是柳果隘惠果不恭也果隘
不恭則是歸汙其身而已矣烏有仁人而歸汙其身也
哉

楊墨

蓋孔子嘗言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惠之行稽焉而未詳者也楊墨之言焉而不慮者也稽焉而未詳雖未免於弊猶可也言焉而不慮則吾不知其終者如楊之言取為我墨之言取兼愛夫取為我而至於一毛斯而已乎曰未也一毛而不拔古之重用其身者也摩頂放踵古之輕用其身者豈獨楊而已雖一髮之毀傷孔子所不敢曰吾受之父母古之輕用其身者豈獨墨而已雖胼手胝足禹所不顧曰吾為民也為民則仁也為父母則孝也楊者曰均輕用也爾聖人為之則為孝我則為無君墨者曰均重用也聖人為之則為仁我則為無父非孟子之辯無能詰之者矣何則其跡相似也吾嘗意孟子之所以折服楊墨必有巧發而其中者也蓋不止於其書之所言者顧其門弟子錄之不詳爾於是代為之說以詰二氏曰楊者来汝師之言取為我大抵以古之舍國而隱耕者為證

也汝謂古之舍國而隱耕者復有加於伯成子高者乎無也而子高則未始焉我也曰墨者来汝師之言取兼愛大抵以古之養三老五更者為證也汝謂古之養三老五更者復有加於武王者乎無也而武王則未始兼愛也或問其故曰禹之時子高舍國而隱耕固也然而向嘗焉克之諸侯則有出有處孰曰焉我哉武王之養三老五更固也然而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有厚薄在其閒矣孰曰兼愛哉嗚呼楊墨復生將口呿而不能對矣何則武王之與子高蓋二氏之所借以為證者也而今自叛之則是其說自窮也夫是之謂以楊墨攻楊墨不然徒曰爾為我是無君也爾兼愛是無父也吾恐楊墨為有詞矣蓋嘗論是非之難辨莫甚於跡之相似而君子之闢邪說也莫難於使人之無詞楊墨以其跡之相似也而未服今以其說之自窮也而無詞則孟子之闢邪說可謂巧發而奇中者哉而其門弟子録之不詳故吾有言焉一毛不拔在孔子則為孝非重用也楊

者為之則為重用摩頂放踵在禹則為仁非輕用也墨者為之則為輕用吾豈私聖人而讐楊墨哉蓋聖人會逢其適而已矣楊墨則執一也雖然必不得已而輕重之則不無毫釐之辨楊失之重用者也墨失之輕用者也失之重用雖曰賊道苟知悔焉猶可救也失之輕用雖悔莫救矣故孟子以為逃墨必歸于楊以孟子之所以權楊墨者而權夷惠吾知逃惠必歸於夷蓋其末流之勢然也夷之心雖非隘也學夷而失焉者則為隘隘則似乎猥惠之心雖非不恭也學惠而失焉者則為不恭則似乎鄉原夫猥雖孔子之所思亦其不得已而思焉者至於鄉原雖過門不入無憾也借有不得已豈後思也哉故又為之斷曰君子之論毫釐必計也如毫釐之不必計則不幸而失與其惠也寧失與其墨也寧失與其楊也寧夷惠

管晏

周衰道不明甚矣權其輕重而制其可惟孔子為然伯

高死子曰吾惡乎哭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二者無一可也於是哭諸賜氏曰彼由賜見我夫一哭禮之末者也雖失何傷而孔子爲一毫不儉本則如之何至於後世雖本不計也雖計不悉也柰何欲無失哉幸而其失小則在其心與其身而已矣不幸而加大則有刑于其家而不禁者也其失在身雖小難收也雖收難全也猶以身也刑于其家則殆有無如之何也繼之以楊墨之言失而難收者也夫意之行收而難全者也故未甚則爲患意甚則爲楊墨雖然猶幸楊墨之未得志也假令得志吾恐不獨在其身而已矣獨不見管晏之事乎夫管晏窓窳大夫也大夫之有家其禮莫重於廟廟莫重於祭祭之豐儉有禮焉唯其稱而已矣去禮而言祭世之識者往往不然也而管晏則然子貢曰管失于奢晏失於儉夫儉德之共也奢德之賊也而孔子所去而儉在所取世之說者往往然也而孔子則不然其對子貢曰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平仲賢大夫也而難

爲下則是儉之失猶奢也何也先王之制禮不可奢也不可儉也唯其稱也仲而制禮則其俎豆必繅而後稱雖青有不敢僭者況朱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爲溢嬰而知禮則祀其先人必少牢而后稱家廟之祭孰與故人哭爲重也孔子于故人之哭猶慮其失之疏與重而管晏之於家廟翻不顧其溢與隘而甘心之則尚得謂知禮者哉孔子曰夫禮何可傳也爲可繼也古之君子奢不僭上儉不偪下求爲可傳可繼也而已矣今仲之奢而難爲上嬰之儉而難爲下則僭偪之甚雖明日不可繼也況欲爲萬世之傳哉雖然二大夫可人也蓋仲嘗言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而嬰嘗言君子不犯非禮則二大夫不可謂不知禮者也夫其所行反其所言二大夫豈若是等輩哉或者有所爲耶故世之爲二大夫解者以仲之奢蓋分桓分之謗嬰之儉蓋救景公之侈此戰國策魯子之説也不

詰其故不反覆其說管晏之失容有可文者吾從而詰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之說然也而桓公之奢猶景公也嬰矯之以儉似矣仲胡不為嬰也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戰國策之說然也而齊民之謗景公猶謗桓公也仲為三歸之類以揜之似矣嬰胡不為仲也反覆而詰之二大夫必一失也桓公景公譬則火也嬰之道以水救火仲則以火救火者也然則嬰其幾歟曰嬰之道大率類文景也王通論儉曰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雖然儉可也夫奢雖以堯舜之心為之亦不可況管仲乎是故必不得已吾從曾子得已則吾從孔子

桓公

聖人之道有正為有權為參用之其參用之何也不執一也其不執一何也惡之也其惡之何也為其賊道也若管晏者可謂賊道矣蹈道則未也雖然特大夫之有家者爾進而諸侯又進而天子誰獨無家也乎今夫不

仁不封舜志也而聲於象不告不取舜志也而奪於瞽
叟舜豈徒知有弟而不知有父母者哉蓋弟當封象不
足封也以其不足封而廢其當封而舜不然曰兄弟之
間姑正焉可也娶雖當告而瞽叟不足告也不以其不
足告而廢其所當告正也而舜不然曰父子之間姑權
焉亦可也可以正而猶權可以權而猶正胥賊道也若
舜者可謂蹈道矣賊道則否也嗚乎舜則否而桓文則
然故孔子有言也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孔子之意孰
爲爲哀姜也文公諱而不正孔子之意何爲爲懷嬴也
其爲哀姜懷嬴何也曰哀姜之亂魯桓公殺之正也不
必殺亦可也秦之納懷嬴文公受之也不必受亦可也
而哀姜桓公之同姓也夫懷嬴文公猶子之婦也桓公
公以爲懷嬴之不受則秦嫌嫌則害反國吾謂受之則
以爲哀姜之不殺則私私則害伯吾謂殺之則害義文
害禮禮義而誠害伯誠害反國爾將曰舜亦區區者又
奚爲吾謂患不爲舜爾夫爲舜不惟無害乎禮義亦無

害其為伯與反國也伐楚而責菁茅之不入仗義之效也哀姜之歸假令以同姓之故姑全之以聲于諸侯必義我也誰復以私疑之哉繆公悔過之賢君也慊羸之納蓋不審之過假令以猶子之故明告之則繆公必悔悔則德我之不假而尚何嫌哉故曰不惟無害乎禮義亦無害其為伯與反國也而桓文不由也故孔子文譏焉其譏桓公也猶曰哀姜之歸可以譊全之而猶正云爾甚之也其譏文公也猶曰慊羸之納可以正却之而猶譊云爾罪之也然則為桓文者奈何曰如舜而已矣或曰舜何可當也少貶焉是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之館於外傳曰主王姬者必是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不築則尊卑之序悖矣故築禮也時魯喪也齊魯讐也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築而不于外則喪讐道乖矣故築之外變之正也嗚呼王姬之事哀姜慊羸之事等家事也而輕重之自異也莊公之築埒與夫桓之殺文之受者為重也且於正

變焉裁之而要其兩得今也奈何不於正譌焉裁之而
聽其兩失哉故孔子之於桓也甚之於文也罪之於莊
也可之雖然莊亦善於此爾必欲為萬世法非舜不可
故學舜而不至則為桓文學桓文而不至則其殺也殆
不翅嫂溺而不援其受也殆與魯之娶於吳者同科是
豺狼而已矣焉足乎譏

袁盾

君子之於道無可也無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而
真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齊久矣家政之未易裁也夫
苟能裁上則為舜下亦不失為魯莊公苟為不能則管
晏甚則桓公也已矣雖然特家事爾春秋戰國以來以
執國之政聞者大莫如子產次莫如公孫衍張儀子產
之使人受也以惠儀衍之使諸侯懼也以怒茲皆不免
乎一偏者也雖然如得其正焉亦足矣而吾聞之孔孟
子產蓋衆人母而儀衍類非大丈夫也則彼之惠與怒
意其非正也已矣書曰德威惟畏禮曰君子之受人也

以德此孔孟之正也今夫子産直衆人之母而已矣則其所以使人之愛者固非君子之德也而儀行又不得為大丈夫則其所以使諸侯懼者夫豈德威也哉晉卿有曰趙文子與其子宣子者其一使人愛其一使人畏蓋之三子類也而世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余惑焉蓋盾之事其失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潛夫彰故人得而知之潛非識者莫知也子為正卿而不討賊此董狐詰盾之言也子為正卿而不務德此郤缺詰盾之言也子為正卿而遡盾之心則凡盾之所為迎以二子之所以詰盾者而遡盾之心則凡盾之所為迎公子雍送射姑帑之類大抵敢行非度以脅之而已矣蓋不待識者而后知故曰彰衰則不然其捺似潔其言去齊而衰酒以醉一不正也公孫楚禮而衰強之受二不正也公怒野人予堁而衰以為有土之兆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蓋衰所以為忠而君子以為是小人之愛似提其為政似和易故雖識者或以為正我則茲不予故曰潛其不予何也其心術不正也其不正何也公重

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則不然也以衰之所以受其君也者遡衰之所以使人受者要不過矯情詭詞以籠之而已矣豈君子之德愛也哉而世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吾故悉言之以發千載未敗之事然則奚以為未敗曰抑嘗敗矣介之推以二三子貪天之功為誣蓋為衰發也顧未斥之爾然則奚以知其為衰發也曰從亡之臣雖無慮十數而最善誣者莫如衰也然則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從子犯從子犯遜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應對揵出君子曰衰頗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獨發於從公之享又施於誣天以攘功不然從亡之臣如子犯者鮮矣今自謂不如衰則之推所謂二三子者非衰而誰故吾謂衰之可愛似子產盾之可畏似公孫衍張儀其所為異者特子產以心而衰以舌儀衍以舌而盾以心爾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豈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亦以舌耶此一說爾又有一說焉大抵議論人者於

其失甚者則加意未甚則略之略之則其失雖彰而或至於網漏加意則其失雖潛往往吹毛而求之不貸也蓋人情則然今盾敗而衰未敗得非盾之失也甚故董狐欲吹毛而求之而衰則未為已甚故人略之歟嗚呼人既略之矣又從而文之以舌雖千載不敗可也而余獨吹毛焉者蓋惜夫衰之繆用其心而未可與入吾孔子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為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元氣也

齊魯

右之人蓋有曳考其行而不揜焉者矣而人或出之又有考之渾然而無瑕尤者矣而人或入之故凡人之所以或見信或見疑于後世者往往有幸不幸存焉未必其寔然也趙衰之事蓋所謂曳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而輒以見信於後世或者有出之者歟是之謂幸周公之事蓋所謂考之渾然而無瑕尤者也而間以見疑於後世或者有入之者歟是之謂不幸衰之幸吾已發之

矣周公之不幸庸得不為一洗乎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為太公之說是否或未可知周公則不幸之甚也何者周公聖人也所貴夫聖人以其能為法於天下可傳于後世今也為治之法未施於國而後世之弊已不逃議者之料則惡在其為聖人也哉吾故謂尊尊而親親非周公之言或者史家故入之否則傳聞之誤因陋承訛未之刋欤其謂不幸也則宜雖然人所以得而入之何也太公伯禽累之也太公之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夫遲疾周公兩不取蓋有以也治道不欲太疾太疾則人將無以措手而或巧為規避以塞上之責亦不欲太遲太遲則人將無以獻狀而或毛舉彌文以蠹已之長夫人習規避則弊流而為弱蓋其勢然有不可逃者此周公之所以預為之憂也周公既為太公憂又為伯禽憂則假令就國豈肯自

犯其所憂者哉世之好事者徒見齊魯之末流其弊如彼而推其始封則周公太公也遂例駕其說以欺後世嗚呼駕之太公可也周公則有能考之者矣何者躬自憂之躬自犯之公必不然況公之平生蓋渾然而無瑕尤豈獨于此焉疏也哉然則人之所以得駕其說於太公蓋太公有以取之也周公則太公伯禽曷不為周公蓋嘗思二之不幸也則宜然則太公伯禽有墮於偏而不起之處借公賢者也夫賢之所施設豈有此意者非生於有所迫則曰有亦不至已甚而今乃如此

必出於有所恃蓋不徒然太公迫於齒之衰者也伯禽恃其齒之少者也凡人之情齒衰則功名之心急齒少則功名之心緩夫其功名之有緩急則其政之有遲疾也固也一遲一疾其相去特未三年爾而其利害乃関於數百年之後此豈可不求所以劑量之也哉聞之輪扁曰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夫豈惟斷輪然哉為國亦然堯禹湯文武周公不徐不疾得于手而應於心者也齊失之疾者也魯失之徐者也夫徐疾雖周公之所不取而不能使其寮太公之不敗於有所迫其子伯禽之不敗於有所拘則所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者也曰然則世無堯舜將不為國即曰必不得已寧徐無疾徐之弊不過弱而已矣未至於篡也故孔子必欲變齊而之魯雖然終不若道之不徐不疾亘萬世而無弊也故孔子又欲變魯而之道均是道也輪扁以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天下

文宣

隋有以王通最善論治大抵以為政猛寧若寬法速寧若遲齊之法欲速也故其政猛魯之法欲遲也故其政寬徒猛則失矣徒寬亦未為得也而漢文宣又以齊魯之治國者治其天下古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幾是耶蓋聞人君之於天下猶人之父母也今夫母之於

子襁褓爲父則鞭扑爲夫鞭扑襁褓之施所謂愛子雖一也不知徒襁褓爲則反以稔其驕徒鞭扑爲則反以啟其欺凡文帝之所施無非襁褓以稔其驕者也是以有吴王之事凡宣帝之所施無非鞭扑以啟其欺者也是以有王成之事人謂吴王之詐病不朝蓋借怨以傲寵成之僞增户口蓋浪圖以冒賞如斯而已矣獨不思文宣者二人之君也有刀鋸焉有鐕焉爲徼爲而弗動肩爲而弗得則二人之腰領非二人有也人非木石誰肯以腰領干刀鋸鼎鑊者意王蓋狃於有所易而成則迫於有所難而然耶故人君之治天下不可使人有難我之心亦不可使人有易我之心易斯驕難斯欺王之詐病不朝驕孰甚爲成之僞增户口欺孰甚爲鳴乎人則謂然吾謂二人者其初本無是心蓋文宣有以來之也文特心太厚者也故常與人易宣責效太急者也故常與人難尉他之僭朔方之陵類皆狃於文之與人易也而王則未欲僭且陵也故止於驕王吉之自殺田

延年之自殺類皆迫於宣之嚴殺也故至於欺吾嘗論之王之驕意者特蔑視爾非徼寵也成之欺意者特逃責爾非冒賞也借使文之特心不失之太厚則几朝廷之所廢置人將有慄其股者王雖怨望豈敢驕也哉宣之責效不失之太急則几郡縣之所奉承人尚有措其手者成雖獷戾豈欲欺也哉吾故謂王之驕則狃於文之易而成之欺則迫於宣之難非徒然也雖然之之藩臣非特王之驕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亦猶王也幸而王未遽反不幸而淮南濟北遽反故自殺或道死爾不然文獨得惜一几杖耶宣之官吏不特成之欺田順之僞增擄獲亦由成之僞增戶口也成幸而不敗順不幸而敗爾不然宣獨得惜一閑内几杖大則閑内侯則人何憚而不為驕不為欺王驕之餘鼓而為七國之變成欺之餘波也耶君子曰班孟堅所謂惠暴而

寬恧文實有焉董仲舒所謂法出而姦生宣實有焉能
近取譬則文之事蓋養虎遺患者也宣之事蓋水太清
則無魚者也文武之道蓋不其然記曰張而不弛文武
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今夫文宣雖或失之與人易或失之與人難而上林之
射赫赫若有怒焉似非弛而不張也務行寬大詔休休
若有容焉似非張而不弛也而卒未得為文武何哉文
武動每戒之於其初文宣僅能持之於其末此其故而
已矣古人不云乎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後之
君苟能如堯舜則巧拙非所論也不然文武之道惟其
師無徒以文之易為毋天下之強禄宣之難為父天下
之鞭朴哉

周秦

天下之事惟聖人為能作始又能善後苟非聖人而曰
我能作始又能善後者非狂則誣也傳曰其作始也簡
則其將畢也必巨師商之失其始者也故簡文宣其將

畢者也故巨巨則巨矣而僅能善其後未為已甚吾觀周之季以弱政濟弱勢秦之季以强政濟强勢未嘗不惩其隕越之晚何者强弱之弊前未有若是其已甚者也甚則如之何權焉而已矣權則如之何稱焉而已矣故治天下之患莫大於使人親而不尊親而不尊則狎尤莫大於使人尊而不親尊而不親則弧周自夷王下堂之後靡靡乎日趨於弱矣而其子孫鮮知以猛政濟焉甚者行一切之令以偷一時之安故其末流諸侯恣行至于坐召天子而不顧是謂狎秦自孝公變法之後凜凜乎日趨於强矣而其子孫莫知以寬政濟焉甚者行三夷之誅以快一時之怒故其末流姦臣賣國至於矯詔殺其太子而無救是謂弧方其未也天下之於周也如嬰兒之於父於母於乳保也至相親也不知狎之患生則親失其為親其於秦也如人之於天於神於雷霆也至相尊也不知弧之患生則尊失其為尊聖人之治天下不徒使人親也不徒使人尊也曰必其交相稱

爲而后可不然則狎與狐之道也其始狎也天子之見
諸侯不過下堂而已矣未甚屈也甚則諸侯得以坐召
焉其始狐也始皇之斥太子不過使監軍而已矣未甚
害也甚則姦臣得以矯殺焉嗚呼悲夫晉文公周之臣
也扶蘇始皇子之也以臣之畏而敢以死故召其君以
子之親而不敢以死故請於父強弱之勢前豈有若是
其已甚者者哉蓋嘗論周之弱始於夷王之下堂而其
弊至於河陽之狩蓋所謂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者也
而世舉曰周東遷削汝謂王自侮如此不東遷不削乎
秦之强始於孝公欲令行於其臣與民而其弊至於扶
蘇之禍蓋所謂言悖而入者也而世舉曰秦
以窮兵亡汝謂孝公悖而出亦悖而入者也而世舉曰秦
有輕重焉未可例論之也周失之弱不過見侮於諸侯
爾未得罪於民秦失之强民斯疾視之矣未得罪於民
則難柀民疾視之則易搖蓋其勢然也加之夷王之後
又幸而有宣王者出而振之故其末流雖不免於削猶

緩也秦則不然孝公已強矣繼之以惠王又繼之以始皇皆抱薪救火者也故其亡也亟假設宣王之後時得一賢君如宣王者出孝公之後時得一賢君如漢文者出而劑量之則諸侯雖有侮我者要不過吳王之類也而止爾周豈至若臣雖有悖我者要不過王成之類也而止爾周豈至若是靡秦豈至若是烈哉故吾嘗謂欲懲周秦之弊必自文宣始且文之自侮也已甚特未下堂宣之悖出也亦已甚特未慘夷爾故吳王之侮之也已甚特未坐召王成之悖而入也亦已甚特未矯詔爾雖然涓涓不已終成江河假設文宣不能巧特於末則漢之為漢烏保其不周秦即雖然與其巧特於末不若拙戒於初故吾又謂欲懲文宣之弊必自師商始師之過於道商之不及於道其間不能以寸而孔子斥言之若其失有不勝諦然意者逆數其末流之弊必至於周秦也夫而世未有推之者雖推之未有迷之者嗚呼不有吾論則方其師商也安知其後不周秦也